

俱分進化：

真情、革命與大俠魂

歐陽開斌*

摘要

晚清思想萌生出革命、崇俠與唯情的概念簇合，本文研究安若定（1900-1978）於1920-30年代力倡的大俠魂論述，在「主義時代」的背景下，探究此三者與時進化、俱分進化，相聯匯通的跨域現象。大俠魂醉心革命，可忝為現代革命話語之列，但同時又是一特殊情論。其之創化，正是吸納朱謙之（1899-1972）的唯情／革命哲學，生成「大俠魂」的宇宙本體，指導人間革命，以重鑄黃魂、製造新人、展望大同。安氏更拈出「大俠魂起信論」，以個人克服虛無的再生為其主義張本，展示五四青年革命的「唯情」進路，與早期創造社以及唯情論者，呼應共振。值得注意的是，大俠魂之真「情」，接續清末革命的兒女英雄，同時融入五四新潮的「精神戀愛」，同歸於「鑄魂女俠」，彰顯混雜「情」貌，獨特的性別維度。從近世俠論變遷而言，大俠魂汲取五四跨歐亞反啟蒙思潮的能量，著書立說，打破「俠者無書」的歷史，推動俠論從邊緣思想向時代真理逆襲，自我加冕為「主義之主義」。弔詭的是，真情之俠竟也自我悖反，其同伴組織、新人

* 作者現為北京清華大學水木學者。

論述表現出極權傾向。俠之現代性，在「主義時代」膨脹，也於此觸碰死亡之吻。

關鍵詞：真情、革命、大俠魂、主義時代、俱分進化

Paralleled Evolution:

Zhenqing, Revolution, and *Da Xiahun*

Kaibin Ouyang^{*}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revolution, *xia* 俠 and *qing* 情 began to form a closely related conceptual tripod. This article, using the example of *da xiahun* 大俠魂 advocated by An Ruoding (安若定, 1900-1978) during the 1920-30s, to show the three's paralleled evolution yet mutual permeation in the “age of ism” (主義時代). *Da xiahun*, intoxicated with revolution, was self-empowered by its being a special theory of *qing*. As a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Zhu Qianzhi (朱謙之, 1899-1972)'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and affect (唯情/革命哲學), *da xiahun* was given its cosmic birth with all-compassing power in the human world, promising an ideal life-outlook, recasting of the national soul and the “new man” for the world of *datong* 大同. In addition, An composed his experience of overcoming nihilism to be his “path to the faith of *da xiahun*” (大俠魂起信論), which was in sync with the revolutionary lyricism of hi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the early creationists and the affect-worshippers (唯情論者). Together,

* Shui Mu Scholar,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they revealed an alternative path to revolution in the name of *qing* of the May Fourth radical youth. Noteworthy, An's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da xiahun* was strongly motivated and inspired by his "pure love" with his revolutionary soulmate *zhuhun nvxia* 鑄魂女俠, thus presenting a multifaceted case of *qing* made of rupture, continuation and hybridity. From the angle of *xia* discourse, *da xiahun*, rising in the Eurasia trend of anti-enlightenment of the May Fourth, claimed a unprecedented high status for it as "the ism of ism." Ironically, it planted also a serious paradox, for its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new man discourse expressed a strong tendency of totalitarianism.

Keywords: *zhenqing*, revolution, *da xiahun*, the age of ism, paralleled evolution

俱分進化：

真情、革命與大俠魂^{*}

歐陽開斌

一、前言

晚清思想萌生出革命、崇俠與唯情的概念簇合，本文研究安若定（1900-1978）於1920-30年代力倡的大俠魂論述，在「主義時代」的背景下，探究此三者與時進化、俱分進化，相聯匯通的跨域現象。

清帝國崩潰前夕，俠風大盛。甲午以後，革命聲浪日見高漲，儒家理想人格收拾不住，士林內轉而崇俠，¹昭示著失序的過渡時代來臨。域外英雄豪傑紛紛湧入，²以古荊軻為首的中國俠魂，也被召喚

^{*} 兩位匿名評審人提供了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 崔文東：〈從崇儒到尚俠——論晚清士人對明治漢文史傳中志士形象的接受與轉化〉，《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2020年12月），頁217-255；呂存凱：〈遊俠之風與晚清道德重建——以譚嗣同、章太炎為中心〉，《現代哲學》2018年第3期，頁46-154；張志強：〈生死·道德·革命——晚清「志士」理想中的個體、社會與道德〉，《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頁18-27；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年9月），頁87-106；陳平原：〈論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27-268。

² 崔文東：《晚清英雄傳記譯介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出來，進入現代國族、革命的文化政治，以求力挽狂瀾，破舊立新。俠的現代性，以革命之俠的面貌，在排滿的序幕下拉開。俠者不但襄助革命，甚至一度就列入國魂，³可見危機下時人對其寄望之大。捲入時代能量場的俠者，也身繫極動盪、極豐富的「情」的世界，為其動力之源、價值歸屬和心靈家園。從固有傳統來看，任俠之人本即是為天平不平之士，「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人所不能為」，生命行止有著非常人的「情」動力。「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的俠者，激盪出可觀的抒情樣貌，既憂世，又憂生，且是多情種子。更何況，明清兩代「遂情縱慾」，⁴弄潮俠兒不能置身事外，從晚明的兒女英雄，到晚清的劍氣簫心，一脈俠骨柔情。⁵革命文人團體南社的抒情研究，最能於此說明。⁶所謂「朔風吹起神州恨，私愛公情總斷腸」，⁷革命、崇俠、唯情的聯結互動，於此大致成形。不過晚清以降，西學東漸的跨文化大潮，劇烈變動的20世紀，知識景觀的更新變化，令人目不暇接。諸多詞彙在中西、古今的互動衝擊中，意義層

³ 如梁啟超（1873-1929）倡議以兵魂為中國魂：「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任公：〈中國魂安在乎〉，《清議報》第33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頁2-3。另有人提出，新的中國魂應具五類：山海魂、軍人魂、遊俠魂、社會魂和魔鬼魂。壯遊：〈國民新靈魂〉，《江蘇》第5期（1903年），頁4-9。另一位則列出四項：冒險魂、宗教魂、武士魂和平民魂。飛生：〈國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頁7-11。檢索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此相關的論說、著述、翻譯極多，以魂入筆者也不在少數。

⁴ 熊秉真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2004年）；熊秉真編：《情欲明清：達情篇》（臺北：麥田，2004年）。

⁵ 龔鵬程：〈英雄與美人：晚明晚清文化景觀再探〉，《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168-182；龔鵬程：〈俠骨與柔情：近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形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頁183-206。

⁶ 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清華學報》第43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673-709。

⁷ 柳亞子（1887-1958）句，轉引自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頁683。

次複雜，且經歷著軌道、位置的變化，有的長盛不衰，有的被掃入歷史，有的起起伏伏。革命、崇俠、唯情的概念簇合，與時進化，也俱分進化。

革命話語在20世紀初期完成現代轉化，⁸深遠影響此後的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即告失敗，旋即進入繼續革命的時代，此後革命含義大大拓展，不再局限於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也顯不足，而轉向了以「文化運動」為名義的文化革命。五四前後，不僅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大行其道。國民黨方面，孫中山（1866-1925）也發展其革命學說，強調革心。⁹新近研究還揭示，所謂新文化運動，其主要推動者，正是像梁啟超這樣的研究系，和戴季陶（1891-1949）這樣的國民黨軍師，以及接受了共產主義的陳獨秀（1879-1942），而並非胡適（1891-1962）、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這樣的五四巨子。¹⁰1927年，國共合作北伐，啟動了兩黨角逐的中國革命現代性之路，中經八年抗戰，終於1949年見出分曉。毛澤東（1893-1976）獨攬革命大旗，率領億萬人民高歌猛進，塑造新人、改天換地，終至「文化大革命」難以為繼，革命運動不得不亢龍有悔，轉而限制在經濟上「改革開放」，然其主事者鄧小平（1904-1997）不忘稱之為「第二次革命」。

情的世界同樣如此。晚清俠情既關乎天下蒼生，也包括兒女英雄。同時也涉及本體，比如從「仁」轉出的以太、愛力。¹¹順流而下，接引泰西、東瀛域外刺激，五四時代高呼個性解放，種種熱情的沉淪、狂飆與漫想，既有肉身解放的浪漫激情，也有聖潔的精神戀愛

⁸ 陳建華著，張暉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231-260。

⁹ 孫中山1917-1920年間完成《建國方略》三部，第一部《孫文學說》即強調「心理建設」。

¹⁰ 桑兵：〈《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學術月刊》2020年第5期，頁163-184。

¹¹ 吳展良：〈晚清的「生元思想」及其非啟蒙傾向——以康有為與譚嗣同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58期（2016年12月），頁105-155。

(pure love)，¹²更有認識論層次的唯情論。青年中，革命加戀愛成為一時風氣。¹³革命政黨不忘對「情」精心操控。共產黨尤擅此道，既能以革命、階級之名，壓制自然人慾、世俗人情，大力號召階級情感、革命熱情，1949年以後則升級為舉國體制下的生命政治，輔以毛氏新人計劃，威力巨大。待及改革開放，全民唯物逐慾，紙醉金迷，聲色犬馬，大有晚明風氣。官場則再次現形，當政者反腐自救，祈靈於革命初心和黨性修煉，竟宛然迴響總理遺教，「革命尚未成功」，而「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¹⁴

總之，革命與情，無論話語、實踐，都極為可觀，其或分或合的研究，可謂車載斗量。革命研究本就長盛不衰，2021年臺灣《文化研究》推出「民國」專輯，思考1949年的歷史意義，革命仍是核心關切。¹⁵本來活躍在海外古典文學研究的「抒情傳統」，近來成為現代中國和華語文學的理論熱點。所謂「抒情現代性」的基本訴求，即是要建立抒情、革命、啟蒙鼎足而三的論述格局。¹⁶在跨歐亞反啟蒙思潮中湧現的唯情論，更是近年來五四研究的重要創獲。¹⁷

但是，五四以後的俠呢？我們似乎面臨一處空白地帶。當然，此僅就接續清末菁英分子言俠的燦爛前史而言，坐標也主要聚焦於中國

¹² 李海燕：《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另可參見耿傳明：〈東西「情聖」的合流與唯情論的烏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說與「浪漫愛」的興起〉，《學術交流》2011年第4期，頁160-165。

¹³ 劉劍梅：《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¹⁴ 周葉中：〈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805/c40531-32182089.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31日。

¹⁵ 楊儒賓：〈時間開始了——1949年的兩場歷史巨變〉，《文化研究》第33期（2021年10月），頁26-79。

¹⁶ 這方面的力推者是王德威，見其集大成之《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2017年）。

¹⁷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臺北：聯經，2019年）。

大陸。而也正是20世紀後半段，俠者仍在海外展露崢嶸，¹⁸以及港臺武俠小說風靡華人世界，令此空白顯得尤其刺目。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1859-1916）竊國上位，俠者功成身退也一蹶不振，「英雄盡化飛磷散，馬上何人傲乃翁。」¹⁹更甚者，對旁觀者和新生代來說，當年剪辮西服美少年的革命之俠，已在現實政治的不堪中破產。魯迅就在其小說中一再注入革命的幻滅感。當年他東渡日本，誓言「我以我血薦軒轅」，待及五四，卻申明自己絕不是一個「英雄」，而是聽將令。²⁰小一輩的五四弄潮兒朱謙之則認為，俱往矣，英雄偉人都已失去人生立志的魅力，他雖革命之心高漲，卻轉而要做一個「情人」。²¹五四青年們沉迷思想偉業，更勝於具體政治。朱謙之的自剖同樣非常生動，「想跑到佛教裡打個大筋斗，使佛教混亂一頓，放出一道紅光，我就站在上面，照耀全世界人類上。」²²五四的關鍵詞，也已更新換代為：文學革命、白話文、民主、科學、真理、人生觀、社會、階級、個人解放、自由／戀愛、生活煩悶、感情枯乾、文化運動、主情、主智、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主義、組織等等。知識菁英一如既往投身時代，民族危機變本加厲，革命時代也從未退去，但人們近乎默契地不再公開言俠，俠情抒發也隨之少見。清末深得各種頭面人物青睞的「俠」，遭遇集體冷淡。除了遲至1938年，羅家倫（1897-1969）有一篇新人生觀角度的弘揚外，²³幾不

¹⁸ 如著名武俠作家溫瑞安，身為馬來亞華裔，1970年代在臺灣組織的「神州詩社」。見向陽：〈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寫意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2》（臺北：九歌，2018年）。感謝彭小妍教授、王道還先生提供此條線索。

¹⁹ 雷昭性（1873-1920）句，轉引自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頁695。

²⁰ 魯迅：《吶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3、5。

²¹ 朱謙之：《革命哲學》（上海：泰東書局，1921年），頁187-191。

²² 朱謙之、楊沒累：《荷心》（上海：新中國叢書社，1924年），頁25-26。

²³ 羅家倫：〈俠出於偉大的同情，俠氣就是革命的精神〉，《新民族》第3卷第2期（1938年），頁1-3。

見名人鼓吹。無論民國武俠小說如何風生水起，乃至世紀後半期風靡世界，但在文化菁英那裡，不管潛意識如何，俠似乎已經概念死亡，再一次被放逐到了其本屬的邊緣地帶。²⁴

本文研究的，是菁英俠論消匿史中的最後一道亮光：安若定提倡的大俠魂。其學說醞釀於五四之初，成熟於五四退潮以後，並在「九·一八」後的抗日背景下趁勢發展、大力宣傳，著書立說十餘本，發展組織，吸收會員數千人，一直活躍到抗戰勝利以後。這是目前僅見的後五四菁英俠論，特別是其論述之系統性與企圖心，可謂空前絕後，不僅打破了「俠者無書」²⁵的歷史，更自稱「主義之母」、「主義之主義」，是20世紀之最新科學學說。據其論述，大俠魂既是宇宙本體，又指導人生方向，不僅導向民族復興，還要實現世界大同。

如此宏大的俠論，不僅在當時一枝獨秀，而且後繼無人。安氏為之投入奔走近20年，苦心孤詣，今已無人問津。學界對其關注不多，大俠魂研究更少。²⁶鑒於海外學界對安氏尤顯陌生，本文先關一節，

²⁴ 毛的最後一場革命，召喚武力以衝擊秩序，所謂造反有理，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也並不見俠的蹤跡，而毛本人正是五四青年。

²⁵ 此語出自章太炎（1869-1936），所謂「俠者無書，不得附九流，豈儒家擯之，八家亦擯之。」章太炎：《煇書重訂本·儒俠》，《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40。該文最初發表於《實學報》1897年9月1日第4期。

²⁶ 目前僅見的兩篇文章，重點討論安氏「黃魂重鑄」的民族主張，對大俠魂缺乏整體透視。胡可濤：〈復興中華 重鑄黃魂——安若定的「大俠魂主義」述略〉，《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42-49；范鐵權：〈抗戰時期的中國鑄魂學社與「大俠魂」精神之塑造〉，《理論學刊》2019年第2期，頁152-159。另有一篇碩士論文研究大俠魂思想本體，以及一部博士論文的專章討論，然均未深入本土脈絡分析，尤其是與五四反啟蒙的生命哲學、唯情論、革命哲學展開對話。邢冠華：《安若定「大俠魂主義」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李斌瑛：《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武士道的認識》（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六章〈文化哲學維度下的民族精神塑造論——安若定的「大俠魂」主義與武士道〉，頁152-167。

扼要介紹其生平、大俠魂的著述與組織活動，再重點轉向解剖大俠魂學說，本文分析將按如下層次推進：

首先，筆者建議將觀察大俠魂的焦點，稍微從「黃魂重鑄」這一顯要局部移開，呈現其「主義時代」下的論述性格：從宇宙的大本大源出發，召喚、展開一個縱貫橫及的革命—文化運動，根本解決個人安身立命、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等問題。大俠魂亦深具國族激情，以俠魂關注黃魂，但相較晚清俠論已顯著進化，不僅躋身為學，而且後來居上，成為「主義之主義」。

其次，筆者要指出，這一進化的奧秘，在於安氏以一套唯情／革命哲學為其理論基礎。文章將扼要呈現大俠魂自我完成的哲學依據，及其平性、愛力、真情等要點，重點展示其宇宙觀、人生觀與革命哲學，指出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創化論（creative evolution）的一般背景，而關鍵則在於其「唯平哲學」對朱謙之「唯情／革命哲學」的挪用。筆者還將從生命史的角度，補充安氏作為五四青年從虛無走向再生的自述，呈現其「真情＋革命」的軌跡，證明其革命的大俠魂，即是朱謙之所論宇宙間的真情人，其「大俠魂起信論」，則與同時代郭沫若（1892-1978）等人的革命文學，呼應共振。

第三，大俠魂折射出俠、情、革命的進化景觀，但並非與歷史全然斷裂，而是有其連續與混融之處。除了國魂關切一如既往，認識論的唯情論在晚清已有預兆，安若定也延續著清末革命俠情傳統，並鏈接五四的「戀愛」風尚。其救世事業，背後站著一位與他精神戀愛、不幸早逝的「鑄魂女俠」——秦森源（1901-1925）。他不斷向女俠哀悼致敬，繼承其革命遺志。而其大俠魂宇宙真情的體悟，同樣也有私人戀史的體認。大俠魂之情，遂將革命任俠的知己之情，與衝破世俗的精神戀愛相融，顯出混雜「情」態，並凸顯女性崇拜。

文章最後重回大時代，指出安氏大俠魂論述，有著鑄造革命新人的抱負，顯出由主義而極權之傾向。安若定一路追隨國民黨革命正

統，從孫中山的心理建設說，到蔣介石的知行合一、文武合一、新生活運動等，悉數納入，最終集合在《新人論》，鼓吹反儒之俠、革命獨裁，歷數「組織」、「首領」之必要，無微不至地規定新人之生活。攀援主義而上的俠者，反而於此失去了異端性格和情動、能動之本色，自我加冕也畫地為牢，走向了俠的反面。俠的現代性，於此「走火入魔」。安氏大俠魂，從話語膨脹到自我悖反，從苦心經營到銷聲匿跡，意味著中國近世俠魂，在帝國崩潰、新中國成立的治亂之間，走完了其戲劇性的概念之旅，重又魂回民間，伏候人間情況。

二、安若定其人及大俠魂著述概觀

安若定字劍平，號天俠，筆名有寄秦、逸庵，生於江蘇無錫。安氏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一生致力於辦報、交友、宣傳思想、社會活動和參政議政。青年時代入讀國共合辦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1924年發起孤星社，²⁷發行《孤星》旬刊，鼓吹革命，宣傳三民主義，第5期更獲孫中山親題「應本此旨，廣為宣傳」。孤星社活動亦獲吳稚暉（1865-1953）、汪精衛（1883-1944）等國民黨一干要員支持。1924年8月，孤星社無錫社委決定所有無錫籍社員併入繆斌（1902-1946）等人創建的錫社，安若定本人隨之成為錫社《無錫評論》主要作者，以及孤星社、錫社為聲援「五卅運動」合創的《血淚潮》主編。1927年錫社解散，安氏活動遂集中於撰述大俠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要以鑄魂學社活動，出版著作，發行刊物，積極抗日，呼籲黃魂重鑄，主張以大俠魂進行人格鬥爭，打倒漢奸小鬼魂。抗戰勝利後，鑄魂學社改組為中國少年勞動黨，安若定出任黨魁，其政治生涯到達頂峰，然作為根基極弱的小黨派，在國共相爭的大勢

²⁷ 聘于右任（時任上海大學校長）及吳稚暉為名譽社長，邵力子（1882-1967）、瞿秋白（1899-1935）等人為顧問，成員中包括後來的中共領導人的博古（1907-1946）。

中，並無建樹。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安氏在中共示意下自動解散組織，此後出任政務院參事以及政協閒職，從此淡出。

據安氏自陳，大俠魂一詞最早萌生於五四愛國運動之際。²⁸而大俠魂主義的雛形，則生發在孤星社階段。在其1923年起草、1924年發表的〈大俠魂論〉一篇中，安氏道出了大俠魂發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傳統，並試圖從宇宙觀、本體論演繹「平」的含義。萬物皆有其性，自得其性即為平，而人間失去公正，正是不平。他認可韓愈的「物不得其平則鳴」，呼籲青年成為大俠魂。²⁹同年又發表短文〈中華民族與大俠魂精神〉，以荊軻說明「中華民族有歷史遺傳性的大俠魂精神」，認為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橫暴的國際世界和土匪式的軍閥橫行的黑暗時代，中華男兒尤其是青年，要做不畏強禦、打抱不平的英雄，立大決心，付大犧牲，做一番可歌可泣的事業，不做貪生怕死、無聊、紙醉金迷的文人學士。³⁰同年孤星社〈改組宣言〉又稱：「人生價值，首立信義，朝秦暮楚，不堪下賤。故本社同志，應發信誓，激勵大俠魂的精神，拿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遵守孤星社的社章，實踐為我利群的使命。」³¹至此，大俠魂的論述，停留在清末以來崇俠、尚武的範疇，雖觸及到「平」的物性概念，談及世界改造與革命，卻未成為獨立學說，而是以宣揚三民主義為使命。³²

²⁸ 「余嘗以五四運動，奔走呼號，憤曹陸章之賣國，及痛心日本之二十一條，勞傷過度，養病於太湖之雪浪山，病中靜寂，百感紛批，遂發生大俠魂一詞。」安若定：《大俠魂受劫記》（南京：鑄魂書局，1937年），頁1-2。

²⁹ 轉自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南京：鑄魂學社，1928年），附錄一，頁1-5（單節頁碼）。自稱初刊於1924年2月15日的《孤星》旬報。

³⁰ 天俠（安劍平）：〈中華民族與大俠魂精神〉，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3。原載《孤星》第9期（1924年5月12日）。

³¹ 〈中國孤星社改組後的一個宣言〉（1924年6月），《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1。

³² 劍平：〈劍平：亞細亞革命與世界改造〉（1924年6月），《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3-8。〈中國孤星社改組後的一個宣言〉，頁13。

1928年，安若定出版其首本大俠魂著作《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九·一八」以後，其著述宣傳進入高潮，鑄魂學社的組織活動大為加強。1932年，集中發表學社緣起、宣言、總章，修訂章程等，³³聯合殷震夏、嚴樸等人，在南京正式展開活動，³⁴並在全國發展分社，又建立鑄魂書局，發行《大俠魂》刊物。鑄魂學社到1938年，人數已達千人以上（以軍人、學者和學生為主），分社3處（南京、無錫、漢口），通訊社42處，其中長江流域24處，黃河流域14處，珠江流域4處，未立案之通訊處尚有北平、濟南、天津、上海、長沙5處，還有其他許多城市設有通訊主任。³⁵鑄魂學社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並有不少實際行動，比如組織抗敵工作團、進行抗日宣傳、檢舉漢奸等。³⁶其活動有覆蓋全國之勢，且有一定號召力。³⁷

但其主戰場在思想宣傳和出版。一是以鑄魂學社、書局為基地的書籍出版。1932年，《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重版，更名為《大俠魂主義》（即《大俠魂論》），1933年出安氏《大俠魂人生态度》。1934年則推出著作8種，其中安氏6種，為《大俠魂思維術》、《大俠魂起信論》、《大俠魂研究法》、《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怎樣復興中國》（一名《飛機救國與大俠魂》）、《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同志著作2種，為《一個大俠魂的教育家》（徐霖著）與《大俠魂為三民主義之動力》（殷震夏著）。1935年再出安氏著作2種：《新人論》（註明為《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續作）和《大俠魂主

³³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4-46。

³⁴ 南京淪陷後，遷至武漢，之後又遷重慶。1939年正式被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批准為全國性的合法學術團體，安若定任社長。

³⁵ 〈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數年來社務概況並請求備案及撥發基金呈〉（1938年8月13日），《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47。

³⁶ 其濟南逾20位社員更曾組織無畏挺進隊，參加關外義勇軍。〈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數年來社務概況並請求備案及撥發基金呈〉，頁47。

³⁷ 汪佩珩：〈大俠魂概論 吾將抱吾主義而往矣！〉，《大俠魂》第5卷第11-12期（1936年），頁1-6。

義問答》，³⁸1937年又出其《大俠魂受劫記》。至此，僅安氏個人著作，就已達11種。

另外則是報刊。根據安若定本人的說法，包括《大俠魂》（南京）、《大俠魂日報》（長沙）、《俠魂月刊》（濟南）以及《國魂週刊》（撫州），此外，還有太原、保定、嘉定等地的日報副刊上的鼓吹。目前僅見安若定本人主編的《大俠魂》，³⁹但已極為可觀。該刊創立於1932年2月，全面抗戰爆發後遷往重慶，堅持連續發行多年，達至近百期，且現有館藏相當完整。⁴⁰

抗戰背景下，安氏一再強調大俠魂是應國難而生，其活動與著述，也確與抗戰進程正相關，隨「九·一八」事變陡然而興，又在抗戰勝利後馬放南山。前文也指出，安氏思索大俠魂之初，本即從民族著眼。東北淪陷，民族危機加深，「太平洋的怒浪，已經衝破中華領土，帶去了東北半壁」。⁴¹但牽動他的更是民族的精神危機，他概括為三大症狀：偽意（其特質為欺詐、猜嫌、反覆）、冷血（其特質為偷惰、淡漠、遊移）、懦怯（其特質為浮誇、屈伏、貪嗔）。大俠魂意在治療此國民性，⁴²解決民族復興三大根本問題：

³⁸ 著者稱此書為1932年出版，1935年再版，筆者未見其初版本。

³⁹ 〈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數年來社務概況並請求備案及撥發基金呈〉，頁47。按：該刊初為雙週刊，1938年改為週刊。該刊聲稱「以提倡讀書風氣，鼓吹尚武精神，發揮大俠魂真理，主持正義人道，排除民族偷惰氣質，貫徹救國救世人生觀為宗旨」，設有講座、論壇、時事述評、文藝、通信、科普常識等欄目。內容包括「革命理論之闡發研究，社會政治之實際問題之討論批評，各國富強文化之因果本末，國恥地理歷史之記載考據」等。1937年1月第6卷第1期改革，設置時評、論著、研究、青年講座、婦女問題、兒童園地、文藝、兩週一信、雜俎、社聞等。1938年，為順應抗戰形勢，再次革新，改宗旨為「發揚三民主義理論，指導抗敵救亡路線，研究抗戰實際工作，分析時事問題」，欄目也相應有所調整。

⁴⁰ 大陸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收入條目近千，藏至1940年第9卷第1-2期，共90餘期。

⁴¹ 〈鑄魂學社宣言〉（1932），《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7。

⁴² 〈鑄魂學社宣言〉（1932），《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7-21。

- 一、老大衰弱的民族，怎樣使它少年活潑起來？
- 二、糟腐散漫的心理，怎樣使它清潔堅凝起來？
- 三、萎靡蕭索的人生，怎樣使它煊爛光華起來？⁴³

他稱大俠魂是奔赴國難的開路先鋒，⁴⁴要建設中華民族「心理建設」的萬里長城，⁴⁵以中華的大俠魂，對抗日本的大和魂，⁴⁶並以此闡釋其「黃魂重鑄」。在國內，大俠魂是抗戰義勇人士，小鬼魂則是漢奸。他稱「天下第一號小鬼魂」是主持偽滿洲國的遜帝溥儀（1906-1967），第二號則是殷汝耕（1883-1947）。⁴⁷而積極抗戰的馬占山將軍和十九路軍，則多次成為其致敬對象。⁴⁸大俠魂的意義，正是要防堵「無數漢奸小鬼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⁴⁹

如盡於此，大俠魂就並無太大新意，充其量不過是晚清革命民族主義、尚武崇俠、國民性改造等思想，在新的危機時刻再度喚起。但是，細加審視鑄魂系列出版物，就會發現，儘管抗戰是其宣傳焦點，也是其發展壯大的時代環境，但其論述範圍，絕不限於國族，其論述性格，也與此前俠論截然不同。

⁴³ 〈鑄魂學社宣言〉，《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8。

⁴⁴ 《大俠魂主義問答》書底為《大俠魂論》所作之廣告詞。

⁴⁵ 《大俠魂》刊頭。所謂心理建設，顯然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心路線。

⁴⁶ 安若定：《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

⁴⁷ 安若定：〈殷逆汝耕賣國求榮後之最大教訓 鑄魂運動之兩方面〉，《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9。殷汝耕，浙江平陽人，早年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曾參與北伐，後出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交通部航政司司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等職。1932年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參與簽訂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1933年《塘沽協定》，及兼任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1935年底，配合日本「華北自治」陰謀，宣布脫離中央政權，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任政務長、主席，成為偽滿洲國之後的第二個漢奸傀儡政權。

⁴⁸ 比如《大俠魂人生態度》（1933）後即附有〈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並論馬占山將軍與十九路軍將官談話〉。《大俠魂主義問答》扉頁題有：獻給馬占山將軍。

⁴⁹ 安若定：〈殷逆汝耕賣國求榮後之最大教訓 鑄魂運動之兩方面〉，頁30。

從其宣傳可知，大俠魂是一種「主義」，涉及「思維術」、「人生態度」，關乎「教育」，有其「起信論」，需要「研究」，且能夠呼應三民主義、知行合一、文武合一等國民黨官方論述。鑄魂學社以「黃魂重鑄」為使命，稱其旗幟為「平其所不平，愛其所當愛」，信條為「真情以立、熱腸以行、無畏以至」，其態度則有五種：真理的、革命的、合作的、武士的、勞動的。⁵⁰《大俠魂》則自稱「宗旨純正、主張中平、研究學術、兼論時政、指導社會、改造人生、中華國風、大同精神」。⁵¹其所謂的動員令，又自稱「大俠魂是革命的人生，是泛神的宗教！」⁵²這些文字，頻頻出現在其書刊頭尾、邊欄、廣告，林林總總，讓人眼花撩亂：大俠魂何其多能也！

當我們將視線拉回1928年那本「大俠魂主義」的純正學說，就能明確無誤地感知其論述特色與能量內核，為其尚未被抗戰時勢所激擾。其標題下赫然寫著「一名宇宙之原理及人生之實現」，⁵³正是極富揭示性的說明。該書分三篇，上篇覆蓋生命論、向上論、創造論，解釋宇宙現象和屬性；中篇講真情主義、熱腸主義、無畏主義，闡述人生意義價值；下篇轉向本體論、怒視主義、美觀主義、健康論，而每一篇都有緒論在前，結論在末。

這完全是系統性的哲學架構！其附論中甚至還有一則關於建設「大俠魂文學」的提議。構建在種種「論」和「主義」上的大俠魂，顯然不是此前國魂、兵魂、黃魂、尚武等所能涵蓋的。其論述圖景與時代性格，有待深入審視。

⁵⁰ 〈鑄魂學社總章〉，《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1-22。

⁵¹ 《大俠魂為三民主義之動力》（1934）封底廣告。

⁵² 安若定：《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附錄〈大俠魂與精武主義〉篇之附圖，頁10，單節頁碼。

⁵³ 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上海：鑄魂學社，1928年），封面。

三、大俠魂的時代性格：主義之母與文化運動

王汎森指出，主導五四後思想界的新潮流，是對「主義」的追求，追求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以求根本解決問題，既形成一己的人生觀，同時解決社會、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前途命運。除了積極尋找、投奔主義，不少人自創主義，建立和發展組織，匯集力量，展開實踐。此所謂「主義時代」。⁵⁴安若定的大俠魂主義，正是一個完整例子，而他以「俠」這一中國文化特有的，同時位屬邊緣的傳統為據，則正是其特別之處。

安氏的時代症候極為明顯。他說：「人恆有言，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界，也是主義的世界，此兩個時代產兒，如能相互提攜，均能發展，則人類前途光明，不難早日共躋於真善美理之域。」⁵⁵處處顯示「主義」的論述氣質、規模以及真理在手的自信氣質。《大俠魂主義》的廣告詞寫到：

大俠魂者，世界人類最高之理性，亦我中華民族燦爛之國魂也！生於太一之初，行乎六合之外，而覺之方寸之間。

大俠魂者，修心立命之本，匡人救世之學也。從認識自己入手，以救人救國並以解放世界為歸，契合宇宙為極。

大俠魂從唯平哲學出發，以生命向上創造為立足，根據怒美兩觀，運用擇善自得任重三步功夫，鼓起真情熱腸無畏精神，以打倒小鬼魂，完成人格鬥爭，而自成一如錦如花如火如荼新穎適用燦爛莊嚴的人生觀。⁵⁶

⁵⁴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四章〈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頁89-137；第五章〈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界的一個關鍵發展〉，頁138-219。

⁵⁵ 〈鑄魂學社緣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5。

⁵⁶ 徐霖：《一個大俠魂的教育家》（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書底廣告。

大俠魂被賦予繁多、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描述。它是最高之理性，是國魂，而且是本原性的、覆蓋廣大之「學」，既在個人層次修心立命，又匡人救世，不僅救人救國，還能解放世界。絕妙的是，所有這一切還「契合宇宙為極」，也就與所謂「泛神的宗教」相聯。他傲然自稱「大俠魂是一切主義之母，故大俠魂又稱為主義之主義」，⁵⁷「誠為開思想界之新紀元」。⁵⁸在《大俠魂主義問答》中，他慷慨布道：

大俠魂是一種無往而不在的學問，大俠魂主義是一種無往而不利的方法。吾人有一日生命在世，是不可一日須臾離他。預計大俠魂個人實現，便是個人生命的再造時期。大俠魂主義全國實現，便是國家民族的復興時期；大俠魂主義寰球實現，便是世界人類之大同時期。此外，大俠魂主義家庭化，幸福必享；大俠魂主義人生化，事業必立；大俠魂主義官吏化，操守必賢；大俠魂主義社交化，情感必通；大俠魂主義教育化，教育上必生奇效；大俠魂主義軍隊化，軍隊中必奏奇功。旁而通之，一以貫之可已。⁵⁹

如此鼓吹，已帶有宗教福音和烏托邦的氣息。此外，鑄魂學社也有其清晰簡明的組織和管理辦法，它在人事上又分為演講、藝術、運動、社會、經濟、社員、總務等8組，⁶⁰事業核心細分為11項，包括編印叢書；發行刊物；公開演講；提倡國術；組織進德會合作社；鼓吹大俠魂文學、音樂、及藝術；開辦學校；舉辦流通圖書館；設立書局及印刷所，以及其他社會事業。⁶¹其叢書出版計劃驚人。1935年所出之廣告，共有哲學7種、文學3種、教育19種：

哲學：

⁵⁷ 〈鑄魂學社宣言〉，《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0。

⁵⁸ 《大俠魂主義問答》書底為《大俠魂論》所作之廣告詞。

⁵⁹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再版），頁57。

⁶⁰ 〈鑄魂學社章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5。

⁶¹ 〈鑄魂學社章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6。

《大俠魂論》《社交哲學》《大俠魂主義問答》《大俠魂人生態度》《真情運用論與善性論》《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新人論》

文學：

《三姊妹》《秦森女士文存》《大俠魂詞典》

教育：

《三民主義與中華國魂》《大俠魂起信論》《大俠魂救國論》
《大俠魂為三民主義之動力》《大俠魂與畢業生之出路》《四情之研究》
《五交之研究》《大精武大俠魂及三民主義之關係》
《一念真實之四個綱要》《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大俠魂的生存性》

《大俠魂思維術》《一個大俠魂文學的提議》《大俠魂文化運動之使命》

《大俠魂研究法》《鄉村民眾教育論》《大俠魂者與短裝》
《死刑存廢論》《一個大俠魂的教育家》⁶²

此外，安若定還宣布「尚有復興叢書，選輯當代時賢名論，以供國人晨鐘暮鼓之助。其他如修養叢書，國恥叢書，新人傳記叢書，武術叢書，健康叢書，科學叢書，生活叢書，均將設計編輯，陸續完成，以慰海內人士之望。」⁶³

這些叢書並未全部出版，每本書的體量規模大小不同，但這對本文的分析來說，卻是次要問題。關鍵是其全覆蓋的總體論述意圖及其自覺與自信。這也提示我們注意大俠魂的另一時代性格：安若定對其

⁶² 安若定：《新人論》（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封底廣告。按：其教育叢書，每本定價五分，又稱五分叢書。而《一個大俠魂的教育家》書底的教育叢書名單有所不同，數量少了幾本，也有《大俠魂的新生活》、《怎樣挽救中國》，未見《新人論》廣告列入。

⁶³ 《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封面次頁廣告。

「文化運動」的定位。

1932年的鑄魂學社總章，稱要「集合真情熱腸無畏之海內外同志，以肩荷大俠魂文化運動之使命，共議修訂真誠，改善組織，將為中華民族及世界人類放一歷史之異彩：務期改變民族氣質，黃魂由我而重鑄；建設人類心理，世界自我而復興；推翻民族失敗黑暗昏沉的片段，開始歷史使命莊嚴燦爛的一頁。」又說：「先覺之士，茲已公認大俠魂文化運動為今後中華民族之生命線，且為今後世界弱小民族之起死回生丹矣！」⁶⁴鑄魂學社章程第二條又稱，「本社發揚大俠魂文化運動之使命」云云。⁶⁵他的同伴也如此附和他的意見。⁶⁶

除了主義學說的崇拜、文化運動的意識，革命依然是核心關切。「大俠魂是真理的人生，大俠魂主義是革命的宗教。」⁶⁷而其革命含義，順理成章地，也就必然要涵蓋人格鬥爭、黃魂再鑄與世界大同。我們赫然發現，大俠魂的口號乃是「革命的青年，集中於大俠魂的旗幟之下。」號召「全世界底大俠魂少年攜手起來！」（圖1）大俠魂，儼然成了世界革命的先鋒。

無論安若定在個體、民族、人類等層次上有何側重，其所致力的都是一個縱貫橫及的總體學說。他不僅要召喚「大俠魂者」的革命主體，更要搭建一座崇高的多面聖壇，為其正名。⁶⁸大俠魂是國魂，更是最高理性、科學真理、革命宗教和無往不利的人生觀，關乎民族復興、人類大同。它既高入宇宙本體，有著超越意義，又能在人間平不平、愛當愛，改造世界。如此形上形下兼備的體系化，是此前俠論無有的特質，而是「主義時代」洗禮後的特徵。大俠魂哲學如

⁶⁴ 〈鑄魂學社總章〉，《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2-23。

⁶⁵ 〈鑄魂學社章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23。

⁶⁶ 李山樵：〈大俠魂文化運動負有改造中國國家社會使命〉，《大俠魂》第2卷第2期（1933年），頁8-9；徐霖：〈大俠魂精神是人類進化的動力〉，《大俠魂》第7卷第56期（1938年），頁1。

⁶⁷ 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卷頭部分標語，無頁碼。

⁶⁸ 參考安若定本人書房牆上的字幅裝飾，展演大俠魂「讀書」生活。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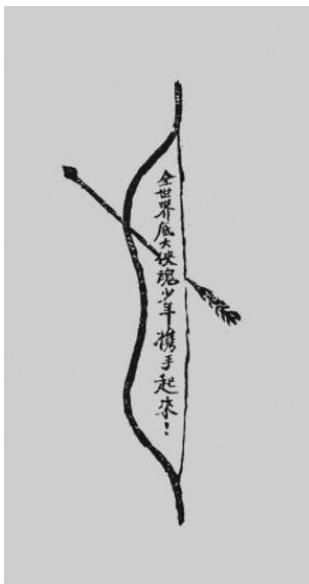


圖1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卷頭插圖



圖2 《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1934），卷頭插圖「讀書圖」

何構建？如何與俠性融合？宇宙—人生如何打通，俠魂如何從個體向世界擴充？革命內涵又如何詮釋？唯平哲學什麼來歷？真情子又是何物？

四、作為「唯情／革命哲學」的大俠魂：

平性、愛力、真情

安若定演繹其學說時，將大俠魂稱為唯平哲學、唯生命主義、革命哲學，還自稱「一個唯情論者」。這令人立即聯想到朱謙之的唯情論、革命哲學，及其重要資源——柏格森的創化論。本節將呈現，大俠魂哲學，同樣受到柏氏創化論的影響，但關鍵還在挪用朱謙之的《革命哲學》，而後者的特色，正是將柏氏創化論「革命哲學」化，將宇宙進化流行、革命、真情之流三者同一起來。安氏的鼓吹如出一轍：革命的大俠魂者，就是宇宙間的真情人。

（一）一個大俠魂者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本即有副標題「一名字宙之原理及人生之實現」。大俠魂學說，誠乃一宇宙觀、人生觀的系統論說。如其所言：

大俠魂是是什麼？大俠魂就是最大的哲學，是一切人生事物宇宙之最大的根源。我們把這種根源——大俠魂——來觀察說明一切宇宙事物，這便稱做是大俠魂哲學；拿這種哲學應用於人生日常的行為，這便是大俠魂主義。

大俠魂在宇宙本體是一種真理主義。

大俠魂在社會應用是一種光明主義。

大俠魂在個人修養上是一種人格主義。⁶⁹

俠魂的宇宙觀為何？安若定認為，宇宙生活有三個屬性，即：生命的表示、向上的表示、創造的表示，⁷⁰對應在「人生哲學的大俠魂主義」，即是真情、熱腸、無畏三大主義。真情基於宇宙的生命論（自然、調和、綿延），是忠實、融洽、繫戀的，意味著擇善、實有，所謂真情以立；熱腸基於宇宙的向上論（努力、引拒、結構），是有為、批判、解決的，意味著自得、健全，所謂熱腸以行；無畏基於宇宙的創造論（發展、競存、變化），是實踐、奮鬥、犧牲的，意味著擔當、任重，所謂無畏以至。對應宇宙「生命自有」的真情主義，占據優先、首發位置。正如「向上」是宇宙「生命」的放射，故「真情的放射就是熱腸」，真情是真理之知的執著，熱腸是真理之知的執行。⁷¹創造是向上的延伸，無畏也即熱腸的延伸。⁷²真情以立、熱腸以行、無畏以至，構成大俠魂的「一氣呵成」，以解決一時代性命題：如何「認識主義、推動主義、完成主義。」⁷³相應的行動綱領，則為「植真情子，護熱腸幹，供無畏果」。⁷⁴

安氏又提出平性、愛力的本體論。二者都是宇宙層次的概念，這有助於理解為何他將宇宙真理以大俠魂名之，顯示出他順著「俠」的傳統基因，乘便將其哲學化的努力。他繼承了早前關於宇宙生命具有平性的看法，認為宇宙生命綿延，動變創新，都是由平性表現出的一種力。這種力就叫愛力，是宇宙生命向上與創造的表現。⁷⁵平性、愛

⁶⁹ 安劍平：〈上篇·引辭〉，《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2。

⁷⁰ 詳見《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上篇各論。亦可參考《大俠魂主義問答》，頁2-3。

⁷¹ 安劍平：〈真情主義〉，《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中篇），頁44（單節頁碼，後引同）。

⁷² 安劍平：〈無畏主義〉，《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中篇）。亦可參考《大俠魂主義問答》，頁1-6。

⁷³ 〈鑄魂學社緣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15。

⁷⁴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卷頭部分。

⁷⁵ 詳見《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下篇之〈本體論〉。

力的區別和關係在於：

平是性，不是力，愛是力，不是性。因為性是質，質生力而非力，故平亦非力。愛即情，情即心，故愛可稱心力，實即為心力之表現。但質力交推，⁷⁶遂成世界，故平性動而愛力生亦能生成宇宙。⁷⁷

他又說，宇宙生命為平，人類之生命為真情，因有真情，故能不平則鳴。⁷⁸但是，宇宙生命本屬一體，平也，生命也，真情也，「原是一物，不是兩事。」他以宇宙天體的自轉、公轉，說明宇宙有自愛、愛他兩種力，人間亦如此（於己的不平則鳴；對人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⁷⁹凡動平性，即現愛力。⁸⁰又說，平性動謂之真情，愛力生謂之熱腸無畏。（圖3）⁸¹本體的平性、愛力，就與人生哲學的真情、熱腸、無畏對應、貫穿起來。前者是大俠魂的「本質方面」，後者則是「動作的方面」。⁸²

而這張「大俠魂主義系統分割圖表」（圖4-1），呈現了大俠魂如何從「平性愛力」的宇宙本體出發，落實到人間層次，並沿著「真情」、「熱腸」、「無畏」的順序展開不同的實踐功夫，實踐美觀、怒觀，⁸³「平其所當平、愛其所當愛」，最後抵達「大俠魂的絕對完成」。而另一張「大俠魂主義之哲學依據」（圖4-2）同樣直觀揭示了，大俠魂如何完成其「人格鬥爭」。將其擴大轉移，就有了其所鼓

⁷⁶ 「質力交推」一詞，可見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更早則見於嚴復（1854-1921）《天演論》自序。見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第六章，頁338。

⁷⁷ 安劍平：〈本體論〉，《大俠魂主義》（1932），下篇第二章靠前部分，無頁碼。因該部分在1928年初印本顯示為「殘缺」，故轉引此版本。

⁷⁸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32。

⁷⁹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34。

⁸⁰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34。

⁸¹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34-35。

⁸² 安劍平：〈大俠魂底討論〉，《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14。

⁸³ 美觀以陶潛詩為說明，怒觀以謳歌荊軻說明。此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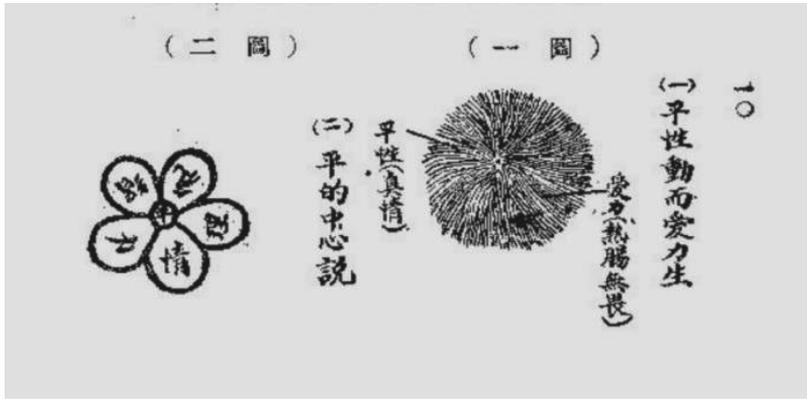


圖3 《新人論》（1935），頁10



圖4-1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
附錄4，頁2，單節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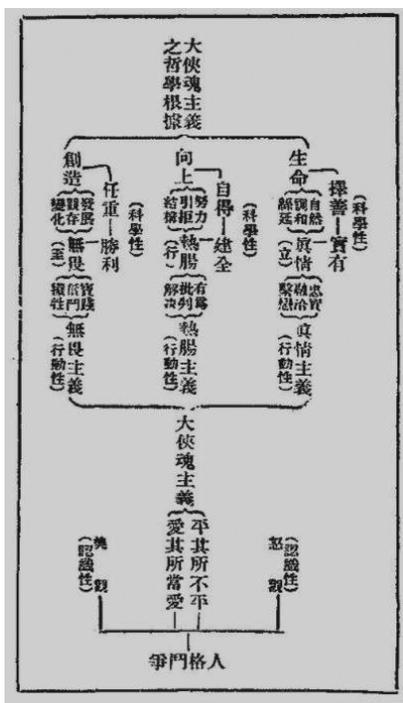


圖4-2 《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1934)附錄，

徐霖：〈大精武主義大俠魂主義三民主義之關係〉，頁10，單節頁碼

吹的在民族、國家、世界各層次的實現，以及在家庭、教育、社交、乃至軍隊各領域的運用。

審視安氏的論述和圖解，大俠魂宇宙觀、人生觀的核心概念，是本體的平性、愛力，以及真情、熱腸、無畏三大主義。鑒於其所謂「平性動而愛力生」、以及真情以立的優先性，其學說的核心概念即為平性與真情。何況他本人也聲明，平性、愛力、真情本是一物，而平性、真情也無非是宇宙、人生不同層次的表達。筆者推測，安氏應是出於繼承本人一貫思路（此前已以「平不平」闡釋大俠魂精神，並淺顯觸及宇宙論）、凸顯俠的精神，特別是建立個人學說的考量，才將大俠魂命名為「唯平哲學」。但這不足以說明其哲學上的原創力。

以下將進一步揭示其大俠魂的革命哲學，以披露其一般性的思想資源——柏格森的創化論，並逼近它真正的借鑒：朱謙之的唯情論與革命哲學。

（二）大俠魂「宇宙進化」的革命哲學

安若定在其解答文字中，又將大俠魂主義歸結為救心、真理、革命三大主義。⁸⁴救心容易理解，也不涉及理論要害，它響應的是孫文學說「心理建設」的要求，以挽救世道人心，發揚大俠魂，打倒小鬼魂。⁸⁵關鍵在於真理、革命這兩大主義的凸顯，加上大俠魂自稱有宇宙論的層次，這就將其指向了一種特殊的宇宙革命哲學。正是據此一點，筆者將之鏈接到朱謙之的唯情／革命哲學。

前文指出，革命的召喚乃是俠的進化動力。辛亥以至五四，它不再限於驅逐滿洲的種族革命，而是囊括個體生命、社會文化和人類世界。安氏追隨總理、精衛，嚮往革命、崇俠，革命既已要革心，其俠魂論述，也必與此相適應。他對其大俠魂乃是革命主義之依據，揭示地非常完備：

革命是進化底異名，是破壞與建設二義之總稱。所謂進化，就是新新不已，為生命新陳代謝之歷程。大俠魂是生命哲學，是唯一的生命主義派，故凡為生命而有之道德政治禮教法令等物，經過某種時間空間之分化，而不合實際之生活，有反生命之嫌疑時，大俠魂主義者便真情熱腸無畏地主張一切破壞，一切建設，絕不肯偽意冷血怯懦地為舊社會屈伏或妥協。既不同意實驗主義派之認定每一點滴為真理而支離破碎，又不同意頑固守舊派之認定某一點滴真理而地義天經。這種主張，便是活

⁸⁴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1。

⁸⁵ 安劍平：〈壯歌一曲唱開篇〉，《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5-6。隨後印有繆斌「正心誠意」的題詞。

潑潑地生命流露。這種活潑潑生命流露，實為生命主義派之精神，即是革命主義之根據。⁸⁶

我們看到，革命與進化、破壞與建設，被混而為一。安若定將大俠魂定性為生命哲學，其真理觀則是要破除僵化在「某一點滴」上的實驗主義派和頑固守舊派，自認為「活潑潑生命流露」。而安若定對自家「革命哲學」（他的用詞）的集中闡發，正正在《大俠魂主義》中篇的「真情主義」部分。他從真理觀入手，將真情界定為「真理之知的執著」。⁸⁷他既反對從主觀出發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反對從客觀上立論的「真理是時代背景之產物」，更點名反對胡適「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的」實驗主義，他以為這都是「現象的真理論」和「唯用的真理論」。他信奉的是「本體的真理論」，⁸⁸其革命哲學即由此引發，前提包括：（1）宇宙充滿矛盾。（2）矛盾推動進化。（3）文明即為進化之結果。矛盾既是本體，進化永無休止。⁸⁹他又從時間、空間分析「文明」（圖5-1），還提出兩個有趣的觀念：進化線與文明點（圖5-2）。

安若定於此的闡釋，充分暴露其激進思想。文明既是進化的產物，又是進化之永遠進行的必然障礙。它不具備超越價值，只是過去、未來之間的「現在」一點，在空間上也只是這地、那地之別，永遠在野蠻、簡陋與空幻、過激的循環重複之中，點與點之間只有相對意義。⁹⁰安若定據此認為，文明必是惰性的、保守的，是需要打破的威權的偶像。真正的革命家之責，是「不為文明點所限制」，一直向

⁸⁶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10-11。

⁸⁷ 安劍平：〈真情主義〉，《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中篇），頁4。

⁸⁸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6-7。《大俠魂主義問答》上歸納為：真實自在、非假設。普遍統一，不可分。綿延永遠，無時空之間斷。頁9。

⁸⁹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7-8。

⁹⁰ 此種圖解分析，與柏格森學說不無相悖之處。柏格森正是認為理性對真理的認識是照相式的，才提出以直覺把握生之衝動形成的綿延，而安若定也指明圖解並不能真正說明問題。見安劍平：〈真情主義〉，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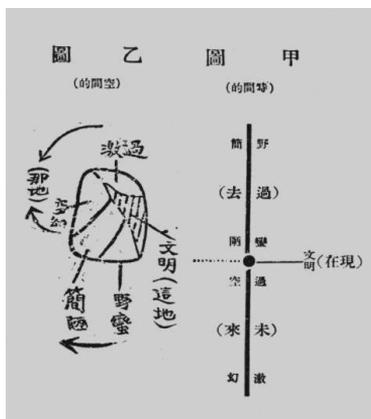


圖5-1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
中篇，頁10，單節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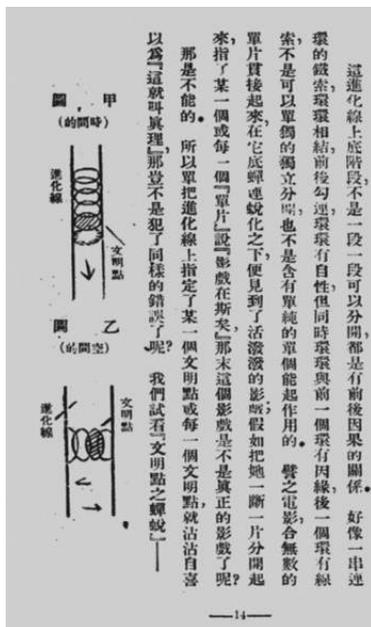


圖5-2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
中篇，頁14，單節頁碼

前進化創造，將「世俗認作的文明政治經濟，工藝，宗教，道德，教育，禮制，藝術底理論和制度，鼓起大俠魂的精神，一齊否認，一齊破壞，一齊打倒！」而向後的、因襲的、與既存文明一側的，即與革命相悖，是「偽君子底心腸」、「假道學底面孔」、「小鬼魂的種子」和「竊名欺世」的「鄉愿」。⁹¹

安若定的論述底氣，基於真理。文明點永遠在「蟬連蛻化」，「文明點不就是真理，因為它只是真理之片段現象，不是真理之整個實體，只是進化線上霎那的跡象，不是進化線上綿延不斷的真時。」⁹²這展現出按照絕對「真理」決定善惡、革命的獨斷。新與舊，也在進化線上被抽象對立起來。革命指向全面徹底地破壞既有文明。書中配圖「真理之光」（圖5-3）給出形象圖解。其背景是蜿蜒



圖5-3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
中篇，頁94-95間，單節頁碼

⁹¹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12-13。

⁹²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14-15。

連續的心形渦流。顯然，渦流表現「平性」宇宙的進化流行，心形則是「愛力」的象徵。其前景則是一刀、一劍交合，象徵著善惡交鋒，同時呼應著標題，發出真理之光輝，新一代的革命俠客形象，也已不在場的在場。

（三）大俠魂背後柏格森與朱謙之

至此，大俠魂學說的內核可謂昭然若揭。首先，其宇宙論——無論是生命論、向上論、創造論，還是綿延的概念、時間角度的分析，其本體論——平性動、愛力生，以及其革命哲學——新新不已的宇宙進化，都折射出柏格森的創化論觀點和詞彙。後者在五四前後的中國，也的確影響廣泛，特別是深度介入「科玄論戰」。生之衝動、創造、進化、綿延、直覺等詞彙在當時「普遍流行」。⁹³前文已介紹，安若定自認大俠魂是生命哲學，還自誇為唯一的生命主義派。大俠魂的本體論部分，更直接談到柏氏，也點到張東蓀（1886-1973）所譯《創化論》，並據此演繹大俠魂哲學核心的平性愛力：

柏格森說：創造的進化其本源由於「生之衝動」，就是「神」。柏氏之所謂創造的進化底「生之衝動」與「神」，就是我所說底大俠魂之「平」與「愛」。因為平是生命底神火，愛是造化底眼睛，而所謂生命莫過於神，所謂造化莫過於生之衝動的了。⁹⁴

可見，安若定對柏格森的運用相當熟稔。創化論啟發了大俠魂，毋庸贅言，尤其是其泛神論的一大淵源。但進一步深究細測，朱謙之的影響就凸顯出來，且更為根本。創化論既然流行一時，安若定直接閱讀，必在情理之中。但朱謙之的獨特意義，在於其跨文化的哲學構建，以儒家特別是周易學說，接引柏格森的創化論，創立其唯情／

⁹³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頁109-158。

⁹⁴ 安劍平：〈本體論〉，《大俠魂主義》，靠前部分，無頁碼。

革命哲學，⁹⁵釋放出對同代人的吸引力。「革命」本非柏格森立論宗旨，卻恰恰是朱、安的共同關切和用力所在。而在這方面，朱謙之是先行者，安若定是效法者。前者對創化論從事了一次「革命」的「翻譯」，後者則將其轉譯到了大俠魂之中。以下細論之。

種種跡象顯示，二人應有私誼。安若定多次在書中引用朱謙之，語氣親切，比如「謙之說得好」、⁹⁶「謙之更說得好」等。⁹⁷特別是他的本體真理觀，即是借鑒朱謙之的觀點而展開，也將其請出張本。⁹⁸朱謙之也支持大俠魂事業，曾於1932年投稿《大俠魂》，鼓吹熱情戰勝一切，是歷史的動力，人類的生機，也是當時抗戰的希望所在，讚美十九路軍。⁹⁹安氏《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1934）書後則附有朱謙之的來信，擡頭稱「劍平我哥」。信很簡短，其中即讚揚安氏堅持出版《大俠魂》，表現出奮鬥犧牲精神。¹⁰⁰朱謙之的女友楊沒累（1897-1928）的作品〈威權〉，也曾登在《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上，符合前文所提安氏「文明」革命的思想。不過更重要的是：安氏的大俠魂，根本挪用了朱謙之的唯情／革命哲學。

第一，革命哲學。通過真理的討論，以宇宙進化學說為依據，建立一套激進的革命哲學，既是朱謙之革命哲學的主旨，¹⁰¹也是其稍後唯情哲學的闡述面向，柏格森的創化論，則始終是其借鑒資源（自然也有批評）。《革命哲學》（1921）第二章即為〈革命與進化〉，開章名義就稱：

⁹⁵ 朱謙之的跨文化構建，可參考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頁226-259、268-277。彭著主要討論朱謙之1923年以後的唯情論，也指出其與「革命」的鏈接（頁247），不過未將其《革命哲學》（1921）納入討論。

⁹⁶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24-25。

⁹⁷ 安劍平：〈本體論〉，《大俠魂主義》，第三篇，無頁碼。

⁹⁸ 安劍平：〈真情主義〉，頁21-22。所謂「看罷，吾友朱謙之論『真理』一段最好，他說」云云，這顯然指向朱謙之《革命哲學》一書的真理討論。

⁹⁹ 朱謙之：〈熱情戰勝一切〉，《大俠魂》第1卷第8期（1932年），頁4-5。

¹⁰⁰ 朱謙之：〈朱謙之來信〉，收於《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頁10。

¹⁰¹ 讀者可參考該書目錄，其層層遞進的標題，充分顯示其論述主旨及結構。

革命是變和動的表現，而這個變動卻是向上進行，是追求那個無窮無盡的「目的」，就是追求那個無窮無盡的「真實」，這便是進化。所以，革命和進化根本只是一個……即因進化就是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動」，而在「動」的時候，同時也必伴有不可思議的破壞力，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去衝破一切羅網，這便是「革命」，可見革命自身就是生活進行，就是進化。¹⁰²

該書最後一章赫然就是〈宇宙革命預言〉。不過，該書雖已運用「真情」一詞，但朱謙之當時尚是激進的虛無主義者，其革命以「向前破壞」為手段。¹⁰³此後，他因遇楊沒累，生命情調大變，二人的「自由戀愛」，未如其早先理論所宣揚的——有助於人類毀滅，反讓他看見了「美」的世界，克服了自殺衝動。他接引柏格森創化論的本土思想，遂從老子轉向了孔子，此所謂「虛無主義者的再生」！¹⁰⁴他隨之發展出積極的「真情之流」概念。

因此第二點，即是大俠魂哲學對「真情（之流）」概念的運用。安若定借鑒的正是朱謙之轉向之後的真情概念，以及後者一貫堅持的宇宙進化革命觀。柏格森的創化論，一直藏蘊其中，則不在話下。大俠魂主義的第一主義就是真情主義，所謂「真情以立」；大俠魂自我完成的起手式，就是要「植真情子」。¹⁰⁵安氏還特別規定了，生命

¹⁰² 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7。

¹⁰³ 朱謙之：《革命哲學》，頁97。

¹⁰⁴ 朱謙之、楊沒累：〈虛無主義者的再生〉，《民鐸》第4卷第4號（1923年），頁1-17（單節頁碼）。

¹⁰⁵ 筆者此前推測，此真情子乃佛家用語衍生，現則認為其為一宇宙的物理學解釋名詞，依然是受創化論影響。安若定曾談到，對於宇宙生命有機無機的界分已無意義，萬物遵循如此的倒推次序：個體、結晶體或有機體、分子、原子、電子。有機無機同出一源，是「同質異物」（allotropy）。他以此說明大俠魂「進化的法則」，是所謂生命（自有）、向上、創造。見《大俠魂主義·本體論》篇，無頁碼。該段語境，在前是藉柏格森學說以介紹平性、愛力的概念，在後則是評論張東蓀翻譯的《創化論》。安若定的思路，也可參照吳稚暉的宇宙觀。吳稚暉認為，宇宙間的質力的若干量

之「真情」，對應的就是宇宙本體的「平性」。此外，他還認為，真情涉及到認識論，將之界定為「真理之知的認識」，強調此種認識，有賴於直覺。這顯然都與朱謙之的觀點若合符節。後者認為，認識真理，需要真情的默識，也就是一種直覺。¹⁰⁶以及，安氏認為大俠魂的宇宙本體，歸結起來就是「平性動愛力生」，這也和朱謙之的思維如出一轍：

「真情之流」是變動不息的——天地萬物的變化都起於一個「動」字，這一動就不住的動，就成為綿延創化的宇宙生命了。所以，「動」是宇宙的本體，在發用流行中，一動一靜，才靜便動，只是一個動，這一個動便喚做道。¹⁰⁷

安若定文中還有更多的語用，都揭示這種相似性。比如他認為，宇宙生命有三大屬性，「生命的表示，向上的表示，創造的表示」。這種表達法，即可追溯到朱謙之。¹⁰⁸又如，他在討論「生命」部分時，認為其第一性就是生命自有，從而推導出：真情以立，就是擇（性）善，實有。這正是朱謙之從老子轉向孔子，從以無論情轉向以情論有的思路。¹⁰⁹還比如，安氏頻頻強調，人皆有平性，一念真實，便是大俠魂。¹¹⁰「一念真實」也是朱謙之的標誌性概念。¹¹¹更不

合成「某某子」，以此類推，合成電子、原子，然後有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魚鱉等。他稱之為「綿延創化」，這又可見柏格森的影響。見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第六章，頁340。

¹⁰⁶ 方用：〈試論朱謙之《周易哲學》中的情〉，《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頁80-81。

¹⁰⁷ 朱謙之：〈宇宙生命：真情之流〉，《民鐸》第4卷第3期（1923年），頁11。

¹⁰⁸ 朱謙之解釋創造衝動：「生命的表示、真情的表示、創造的表示」。見其《革命哲學》，頁32。

¹⁰⁹ 方用：〈試論朱謙之《周易哲學》中的情〉，頁79-80。

¹¹⁰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頁50。

¹¹¹ 《革命哲學》第一章第一段就講，「一念真實」的人，可以憑著真情「窮原盡委」的思考革命的性質，頁1。

用提，安氏筆下的生命「調和」與「綿延」，也都是朱謙之唯情論的用詞。

至此，本節大致呈現了大俠魂的宇宙觀、人生觀和革命哲學，並將其思想資源，追溯到了柏格森的創化論，特別是朱謙之的革命和唯情哲學，並呈現安若定在體系建立上對朱謙之的吸納。剔除安氏形形色色的話語包裝，在哲學層面，革命的大俠魂，即是宇宙的真情人，已是呼之欲出。它已絕非傳統上血性衝動的匹夫志士，而宛然是天道的象徵和執行者，故其平不平、愛當愛，絕非私仇，甚至也非公怨，純然只是宇宙真理之貫徹。其成為人間革命主體，是天道流行（宇宙進化革命）的體現。俠魂，於此本體化、哲學化。

有趣的是，安氏在《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主體中，拒不使用「真情之流」、「真情人」、「情人」一類概念（他使用過一次唯情論者），但在開頭的〈引辭〉中，卻大肆告白：真情之流，令其再生，獲得大俠魂的新生命。¹¹²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個人生命史的角度，對真情大俠魂的誕生，做進一步揭示。

五、虛無／革命青年的再生：

大俠魂起信論與真情之流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自序前還有兩篇文章，〈我之再生〉和〈革命的呼聲〉。¹¹³「再生」篇又被稱為《大俠魂起信論》的「上篇」。¹¹⁴合併的訊息很清晰：從再生走向革命，現身說法，召喚青

¹¹² 安若定：〈上篇·引辭〉，《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1。

¹¹³ 1932年版本則移到了書末。

¹¹⁴ 筆者未看到該書實物。〈我的再生〉一篇，以「大俠魂起信論（上篇）」之名，刊於《大俠魂》第5卷第5-6期合刊（1936年），頁1-6。下篇名為〈人生之解決〉，刊於第5卷第7-8期合刊，註明作於1925年。

年。¹¹⁵「起信」一詞尤富生命掙扎、尋求信仰拯救的意味。由此，我們更清晰地看到，宇宙間的「真情之流」與「革命」學說如何鑄造「大俠魂」，進一步坐實安氏筆下「真情」之來源。他對朱謙之學說的吸納，有個體的「革命」生命「進化」之需要，「起信」之需要。實則，大俠魂從虛無走向再生的「真情革命」之路，其中有著一代人的生命共振，而此共振，同樣薈萃於朱謙之《革命哲學》一書。

先看〈我之再生〉。這無疑是一典型的五四式標題。據安氏自述，大俠魂主義誕生自他革命人生的青春期、悲觀期和苦悶期。他從小醉心革命，崇拜孫、汪，將其玉照供於床頭。他加入國民黨，就讀于右任（1879-1964）創辦的上海大學。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他思慮過度成疾，遂赴太湖養病，開始醞釀大俠魂主義，時在1925年。正是宇宙間真情之流的發現，令他度過煩悶、悲觀、自殺的時代，他由此成了「新人」，望到革命、人生的新天新地。〈我之再生〉開篇前一段小的引辭，先是一番自然生機的扼要描述——「濃陰在望，泉水在流，詩人在唱，好鳥在飛」，繼而直抒讚美——「好一個活潑潑真情之流，大自然的宇宙之生命呀！」¹¹⁶接下來則是大段漫步曠野的感受：密林晚風、枝葉翻舞、鳥兒囀鳴，水流有如天籟，一片片雲兒為夕陽穿射，有如紫霞色的蝴蝶翩翩欲飛，「我遊神默息於生命的真情之大流中，醉透了我的心靈」，心曠神怡，找到了「更生的愛神」。這樣，「悲觀時代過去了，厭世時代過去了，自殺時代過去了！我已經找到了我的新生命，我已經找到了我的新生活。」¹¹⁷

於是，他能以新人的身分抒情——「我是一個真情熱血的少年啣！」而「我以前底生命是何等枯寂，我以前底的生活是何等煩悶。回想從前，恍如隔世，我已是一個再生過來底人了呵！我病苦，我悲

¹¹⁵ 參考《大俠魂起信論》一書的廣告詞，見《大俠魂主義問答》封底。

¹¹⁶ 安劍平：〈我之再生〉，《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1（單節頁碼）。

¹¹⁷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1-2。

觀，我厭世，我自殺，我流涕，我自強，我奮鬥。」¹¹⁸奮鬥場景，好比茫茫大海上「一葉孤零漂浮的小舟」，他半截身體泡在水中，面臨「魚蝦的引誘，水鬼的揶揄，颶風的劈面，惡浪的排頭」，隨時有葬身魚腹、漂流不知所終的危險。大海「黑漆漆黑沉沉，我只是死不放奮鬥著，從驚濤駭浪長夜漫漫中過來，到今日才見著海面上一線的微光。」他頓時辨識了東南西北，「一縷縷活躍躍真情之流赤子之心的我，到了今日才嘗到了——知生命大海中的水味是鹹的。」¹¹⁹

於是，抒情身分再度替換——「我是一個大俠魂主義的少年啲！」——

我只知得「真情」「熱腸」「無畏」！我只知得第一是「讀書」，第二是「革命」，讀書是認識人生，革命是解決人生。我生命的立足，只是真情；我向上的工作，只是熱腸；我創造的手段，只是無畏！

我為什麼而活著？我為「平」而活著！

我為什麼而活著？我為「愛」而活著！

這就是我大俠魂主義者的精神！¹²⁰

接著，他就轉向了「可悲可憫的青年姊妹兄弟」——

你在年齡二十左右底青年時期，是一個最最可怖恐懼危險的「向上」或「墮落」的時代啲！痛苦啲！悲觀啲！厭世啲！自殺啲！流涕啲！自強啲，奮鬥啲，一念向上就向上，一念墮落就墮落了。¹²¹

¹¹⁸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2。

¹¹⁹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2-3。

¹²⁰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3。

¹²¹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3。

而感到再生的「我」，忍不住要為他們唱「大俠魂」底歌兒。以下錄其全歌七節，以顯示其抒情樣態。開宗明義，直奔主題：

宇宙是永遠流行的進化啲！宇宙是永遠革命的破壞啲！

朔風起，大雪飛！

春風過，百花落！

春風吹，雷霆來！

薰風到，夏蟲跑！

什麼是自由啲？強權底推倒呀！

什麼是真實啲？虛偽底打翻呀！

什麼是光明啲？黑暗底踏破呀！

什麼是康樂啲？疾苦底驅除呀！

自我底崇拜啲！

世界底創造啲！

大之無窮大！

小之無窮小！

動之如潮浪底澎湃啲！

靜之如山岳底屹立啲！

什麼是幸福？革命啲！革命啲！革命啲！

什麼是奮鬥？破壞啲！破壞啲！破壞啲！

破壞無限的過去；

開闢無限的未來！

愛呀，笑呀，安呀，健呀！革命啲！革命啲！革命啲！

痛呀，苦呀，哭呀，病呀！破壞啲！破壞啲！破壞啲！

世界底創造呀努力呀！

自我底崇拜呀莊嚴呀！

我引起內心的智光了！

我引起真情的燃燒了！
區區小丑「小鬼魂」去了罷逃了罷！
不然，我將一揮手攢跌得你粉碎了！
試瞧：「把你們底骨灰送到阿鼻地獄裡去！」

宇宙無窮的綿延！
人生事業的不朽！
叭！叭！叭！衝鋒的軍號！
鑿！鑿！鑿！催陣的戰鼓！
血沸！血沸！血沸！
殺敵！殺敵！殺敵！
破壞一切強權虛偽黑暗疾苦的不幸，
找到光明的路！
灌溉我生命的花！
壯氣！壯氣！壯氣！
精誠！精誠！精誠！
精誠上貫日月而下誓山河兮！
壯氣欲掃蕩人間而隻手撐乾坤！

宇宙壞！日月壞！河山壞！
金剛不壞！情人不壞！
金剛百煉真身！
金剛百煉真情！
頭可斷，血可瀝，骨可灰，
此志不奪！此情不移！
唯情人是宇宙底神聖！
唯情人是宇宙底精英！
唯情人是宇宙底生命！
唯情人是宇宙底創造！

大哉！美哉！愛哉！
大哉大俠魂！美哉大俠魂！愛哉大俠魂！
只有大俠魂才是宇宙間底真情人！
只有真情人才是宇宙間底的大俠魂！
只有大俠魂才是宇宙間底不斷的生命！
只有真情人才是宇宙間延綿的創造！

大俠魂呀！你是「彷徨的前途」之一個慈航呵！
真情人呀！你是「枯寂的生命」之一滴甘露呵！
真情人，真情人，五百年必有命世者出！
大俠魂，大俠魂，人間世等你光明閃耀普照！

朔風起，大雪飛！
春風過，百花落！
春風吹，雷霆來！
薰風到，夏蟲跑！
宇宙是永遠流行的進化喲！
宇宙是永遠革命的破壞喲！
惟大俠魂才是進化！
惟真情人才能破壞！¹²²

換言之，安若定尙未及討論自家學說，先已自掀底牌：革命的大俠魂，就是宇宙的真情人。他就是朱謙之的讀者和同道。再看〈革命底呼聲〉一篇，那金剛不壞的宇宙本體之「大俠魂」，在其宏大舞台上，召喚革命：

晴天霹靂平地一聲——革命，革命，革命！大俠魂的鐘聲，
鐺！鐺！鐺！全世界鼓蕩急轉的潮流，澎湃！澎湃！澎湃！好

¹²² 安劍平：〈我之再生〉，頁4-10。

一個——宇宙是何等一個革命的祖國，世界是何等一個革命的舞臺！叭，叭，叭，衝鋒的軍號！鞞，鞞，鞞，催陣的戰鼓！我點起內心的智光，我引著真情的燃燒。血沸，血沸，血沸……殺敵，殺敵，殺敵……前仆，前仆，前仆……後繼，後繼，後繼……慣打抱不平的英雄，不怕斷頭瀝血的好漢，是何等的真情，何等地熱腸，何等地無畏呀！¹²³

這與「再生」篇有所重疊，其以下篇幅，則主要是為革命的過激與破壞辯護。安氏認為，這兩種質疑都不能徹底了解革命宗旨。回應過激，他主要依據一個平字。一方面「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這是大俠魂精神「自動的活躍表現」。一方面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大俠魂精神「他動的活躍表現」。「好平惡暴」是人類通性，人類史就是正義與暴力的「奮鬥之戰史」。好平除暴的精神「滿佈於人類社會國家」就是所謂大俠魂。而畏於革命之破壞，則是更大的誤解。宇宙世界人生，時時刻刻處處充滿破壞，依賴破壞。「破壞是一切生命之母，造物之子，社會文明底胚胎，事業建設底基礎！不有澈底地破壞，那有澈底的建設。不有不斷地破壞，那有不斷地進步？」或有人並非不知，而是知而不行，這卻無妨，因為「莊嚴偉大破壞建設的革命，驚天動地翻江倒海的事業，自有打抱不平斷頭瀝血不怕死的好漢去幹！——幹，幹，幹！什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些完全是小鬼魂者欺人自欺的鬼話！」¹²⁴當然，其更詳細的理論依據，就是他在書中主體討論的宇宙進化的革命學說。

重要的是，這裡接著引出了革命的大俠魂、反革命的小鬼魂。可見，這一組概念是抗戰以後，才窄化到抗戰英雄—賣國漢奸的範疇上。安氏稱，地球上自有生物——人類——以來，便有兩種人：大俠魂、小鬼魂。前者真情、熱腸、無畏，充分表現革命精神。後者偽意、冷血、

¹²³ 安劍平：〈革命底呼聲〉，《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1。

¹²⁴ 安劍平：〈革命底呼聲〉，頁2-4。

怯懦，不僅「絕無革命精神而且是反對革命運動的」。大俠魂的革命呼聲，如此變得清晰：大俠魂青年們團結攜手起來，破壞舊世界，開闢新世界，「第一先要衝破他們小鬼魂者底戰線，鬧得佢們一個人仰馬翻，殺得佢們一個落花流水，不見得家破人亡，也使得佢鬼哭神嚎。厲兵秣馬，摧堅破敵，掃平了宇宙間那些叢生繁殖小鬼魂的種子，然後我們才能得到人類光明燦爛幸福可愛的社會。」¹²⁵他號召舉行一場心懷「古俠」荆軻的大俠魂宣誓儀式，同步齊唱革命的壯歌：

風蕭蕭，易水寒，
壯士去，不復返！
這何等地蒼涼悲壯，古俠荆軻？
我們今也在大俠魂旗幟下宣誓過：
革命為什麼？
平其所不平
愛其所當愛

全世界青年兄弟姐妹：
請拿起大俠魂革命的旗幟——
真情，
熱腸，
無畏。

起來！起來！我們爭先做著衝鋒隊，——開步走！
昂著頭，
攜著手，
唱著歌，
一齊起來！¹²⁶

¹²⁵ 安劍平：〈革命底呼聲〉，頁4。

¹²⁶ 安劍平：〈革命底呼聲〉，頁4-6。

新人大俠魂，是革命家，也是真情人。接下來，安氏在正式展開大俠魂學說之前，又加入一篇「引辭」，讚歎大俠魂精神充滿宇宙、充滿人生，¹²⁷並重申宇宙中的大俠魂、真情人、不斷的生命、延綿的創造，這四者乃是同一。¹²⁸由此，大俠魂構成「最大的哲學」和「一切宇宙事物最大的根源」，而以此出發觀察一切宇宙事物的，即是「大俠魂主義」。¹²⁹

這兩篇文章生動呈現了，安若定作為醉心革命、同時苦於革命心疾的五四青年，如何通過宇宙真情之流的發現，維繫人生信心，同時又以進化、破壞的眼光，樹立革命觀。宇宙、真情、革命、進化，畫上了等號，組裝了大俠魂。它清晰顯示出，大俠魂更生、起信背後的「朱謙之」元素，並呈現出了大俠魂的革命抒情風格。這從文體上，有利於我們進一步證明，朱謙之《革命哲學》之於大俠魂的「元文本」意義——何況，其中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豐富元素。

該書主體當然是朱謙之本人的學說，此前也已一再展示，安若定從中的廣泛吸取。但不可忽略的，還有友人為該書所作的序文、序詩，極好地佐證了大俠魂與同時代青年的心靈共振。序文一篇，出自另一唯情論者袁家驊（1903-1980）。此處不再贅述其對朱謙之的學說分析，轉而節引其文末的一首革命歌：

革命！革命！前途有無限光明！
破壞！破壞！破壞了黑暗，才見光明！
強權的宇宙，罪惡的人生，當給他一個消滅的福音！
熱血洗淨虛偽，枯淚蕩去牢籠。
人們呀！莫忘掉：
「光明在前，由你去找尋；
到光明的路，由你去開闢！」

¹²⁷ 安劍平：〈上篇·引辭〉，《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頁1。

¹²⁸ 安劍平：〈上篇·引辭〉，頁1。

¹²⁹ 安劍平：〈上篇·引辭〉，頁2。

廿世紀青年呀！牢記著：

「留得我們一線生命，便和宇宙去拚！

認識了自己的一點情，就把苦海廓清！」

革命！破壞！前途有無限光明！¹³⁰

袁家驊的感性投入，說明唯情論者共享著宇宙革命的觀念和激情。另外的三篇序詩，出自郭沫若、鄭伯奇（1895-1979）、鄭振鐸（1898-1958），分別是〈宇宙革命底狂歌〉、〈宇宙底革命〉、〈微光〉。郭沫若《女神》詩集對當時青年衝擊極大，他這首革命狂歌，可謂其燦爛遺珠，開篇大氣磅礴，描述一個革命的宇宙圖景：

宇宙中何等的一大革命喲！

新陳代謝都是宇宙底過程，

暑來寒往都是革命底表現，

風霆雷雨都是革命底先鋒，

朝霞晚紅都是革命底旗纛，

海水永遠奏著革命底歡歌，

火山永遠舉著革命底烽火，

革命喲！革命喲！革命喲！

從無極以到如今，

革命喲！革命喲！革命喲！

日夕不停的永恆革命底潮流喲！¹³¹

在詩的最後一節，他更抒發：「革命底精神便是全宇宙的本體了／宇宙只是一個動！／宇宙只是一顆心！／心是一個炸彈喲！他的炸藥便是這股真情！／這便是革命底革命！」¹³²鄭伯奇接續宇宙革命

¹³⁰ 袁家驊：〈序〉，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7-8（單節頁碼）。

¹³¹ 郭沫若：〈宇宙革命底狂歌〉，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單節頁碼）。

¹³² 郭沫若：〈宇宙革命底狂歌〉，頁2。

的歌詠——「看喲！死沉沉的黃海軒然要起大波了！／火輪般的爆彈就只準備著投下去！……啊！革命喲！革命喲！神聖的革命喲！／……我們準備著血來洗污濁的黃海喲！我們拿著火輪般的炸彈去歡迎光明的太陽喲！」¹³³相形之下，鄭振鐸的短詩〈微光〉節制許多，其主旨句「微光，微光／來呀，來呀！／微光，微光／貫入黑暗之心呀！」¹³⁴在首、尾重現呼應。詩歌主體則借用《聖經》，號召亞當之子反抗撒旦的奴役——「青年之血——沸呀，沸呀，／神聖之淚——流呀，流呀！／把Satan的寶座燒掉吧！／把Satan的寶座漂掉吧！」¹³⁵

至此，前引安若定的抒情詩句，無論主題、風格、意象、詞彙，都與袁、郭、鄭有著高度的親緣性。他自述有如海上孤舟一半身落水之人，而其看到的「微光」，也正是鄭振鐸詩作的標題。這都是時代心理的微妙暗示。安若定「我的再生」，與郭沫若「女神之再生」、朱謙之「虛無主義者的再生」，儼然構成系譜。因此，《革命哲學》這本泰東書局「創造社叢書第2種」，於大俠魂誕生一事上，無論是就安若定個人，還是其學說，都是重要的元文本。其影響的方式與資源，除了朱謙之本人的學說，還帶入了為他搖旗吶喊的友人，既有革命哲理，也有革命詩情，以及眾人共享閱讀的柏格森創化論。這充分昭示了一代青年的生命共振。正如彭小妍所指，早期創造社與唯情論者，同氣連枝，共同參與五四的跨歐亞反啟蒙思潮，與主流理性啟蒙分庭抗禮。¹³⁶以此觀之，稍晚出的大俠魂，實為其延綿之餘波，繼續從事跨文化演繹，更將創化論、唯情論、革命哲學與民間邊緣的俠論

¹³³ 鄭伯奇：〈宇宙底革命〉，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3（單節頁碼）。

¹³⁴ 鄭振鐸：〈微光〉，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單節頁碼）。

¹³⁵ 鄭振鐸：〈微光〉，頁1-3。

¹³⁶ 彭小妍指出，張東蓀1918年翻譯《創化論》、1921年創造社的興起，導致「創化論」風靡一時，見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頁110-111。

相結合，成其一家之言。然而，俠論終歸在中國思想中不屬正統，其亮點固在此，此後長期不為人知，亦正與此有關。

六、「鑄魂吾愛」：東方羅蘭與中國之瑪志尼

這樣，在俠的脈絡上，我們揭示了大俠魂在主義時代的新特性及其思想資源，並指出其「真情」本色，宇宙「革命」的抱負，跨歐亞反啟蒙的鏈接。而在「情」的脈絡上，筆者願意轉回一筆，指出：安若定的大俠魂生命，他從事黃魂再鑄、人間大同的革命偉業，既仰賴真情的直覺體認，也有私情的發動賦能，而且純粹是英雄兒女的男女之情，不過，卻又嫁接了五四的品種，所謂的純粹戀愛。當大俠魂之「真情」非情時，這一點應特別指出，以呈現其台前幕後、公私之際的「情」感紋理。

安若定的女神，是一位他稱為秦森的「鑄魂女俠」。他輯錄的「大俠魂文學」中，錄入了一首贈給女俠的初戀新詩，其中這樣寫到：

噹……噹……噹……
晨鐘驚破了人間迷夢：
啞……啞……啞……
啼鳥叫醒了我無限心事！
一輪從地平線湧起底艷陽，
普賜了地球上萬物底愛光。
自由的天籟，
伴隨著海波高唱；
和平的氣浪，
緊隨著春風蕩漾。
晶瑩欲滴底甘露，
搖曳招笑底鮮花，

青年少女心泉底的共鳴，
 慈母赤子天真的情流，
 好一片真情汪洋的世界呀！
 這是宇宙進化底表現；
 這是人間生活之美滿！
 進化之流行喲！
 生活之綿延喲！
 我愛呵——
 我願與你「愛化為一」，
 擔當宇宙人間；
 我願與你「平分為二」，
 倡隨讀書革命。
 宇宙現象是常流動轉變無一刻定意：
 我與你愛的事業也不斷努力創造——
 光華燦爛如暖陽春風無涯無邊。
 （嗟乎！愛化為一者何在，平分為二者無存。吾友鑄魂女俠受
 舊禮教之壓迫而卒，予哭之慟，予神經幾為之瘋，幾使予五六
 年來主張而信仰之大俠魂為之破產無餘！一年滄桑感歎無已。
 茲錄其遺詩一首，以代與吾愛握手，亦聊塞予悲。鑄魂吾愛，
 予昔為汝而再生，予今為汝而再死。汝尚有靈，汝其鑒之！十
 五年十月記於上海。）¹³⁷

此詩堪稱二人戀情的時代觀念圖解。白話部分，可與朱謙之、楊
 沒累的戀愛故事比對，但缺乏詩意。反而是文言附記更見文采，既因
 其而再生，也可為之再死，悽愴深切，追隨的正是林覺民〈與妻訣別
 書〉所立辛亥革命者之抒情典範。¹³⁸ 秦女士號稱女俠，但是與楊沒累

¹³⁷ 安劍平：〈初戀新詩——贈鑄魂女俠，十四年四月〉，《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大俠魂的文學》，頁26-29。

¹³⁸ 潘少瑜：〈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

一樣病弱，紅顏薄命。據安氏所言，二人1924年在無錫定下文字交，交往細節不知，但不過一年，女俠即去世，安氏稱是「受舊禮教之壓迫而卒」，但不知具體為何。1928年的大俠魂處女作，一大主題就是向女俠致敬。書首放一張「鑄魂遺照」，題為「紀念我們底死者」，宛然奉為大俠魂之先驅烈士。「秦森女士」四字嵌入相片中，隨後附有一段短文介紹：

女士秦森，字思潛，別號鑄魂女俠，性慷慨激烈，好讀書，有遠識，醉心革命，誓志救國，平日崇拜孫中山先生之為人，所作文都激揚奮勵，有大風白雲之慨，悲壯雄健，可泣可歌，與同邑安君劍平訂生命交，有黃魂重鑄歸來日，結伴山林作楚狂之句，為縉紳先生禮教所陷，抑鬱而卒，時在民國十四年冬也，年二十五。¹³⁹

附錄三的大俠魂文學一節，錄有數篇「鑄魂遺作」，其一為〈歸黃魂〉：

魂兮歸來吾族光！魂潛藏兮吾族亡！歸黃魂兮吾誰責？上天入地吾黨奮起誓共覓！飛劍斬盡強權種，快刀斫除眾國賊！拼將同胞熱血熱，灑向空中白日赤！頭怒飛兮何慷慨，叱咤河山盡變色！魂來復兮中華揚，皇帝子孫雄風長！¹⁴⁰

鑄魂女俠的慷慨激烈可見一斑。稍加檢索，其人即可鎖定為近代無錫奇女子秦森源。¹⁴¹秦出身有名家族，其父秦毓鈞（1873-1942）即是一位維新志士，女士常年追隨左右，尤得風氣之先，然不幸早

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頁269-322。

¹³⁹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書首插圖。

¹⁴⁰ 鑄魂（秦森源）：〈歸黃魂——鑄魂遺作〉，收於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大俠魂的文學》，頁31。

¹⁴¹ 令人費解的是，安氏筆下總是稱其為秦森，《大俠魂》上其他悼念文字，也以訛傳訛。

逝。其父遵其遺願，編成《後樂軒詩稿》、《後樂軒文集》。這些文字，直到2004年方在香港出版，近來漸有研究面世。¹⁴²秦女俠後天下之樂而樂，傾心民權與女權事業，完全符合晚清女傑風範。其任俠書寫、鑄魂詩作所召喚的，正是一個以荊軻為原型的中華俠魂。其自我期許，也有跨文化的譜系，推許秋瑾與羅蘭。

在安、秦二人的革命戀愛中，女方絕非空洞的男性投影，而是個人的真實存在。安氏的大俠魂主義，和女俠的鑄魂心事，不僅密切互動，他甚至將自己的事業，視為後者的精神繼承——所謂的「化愛為一」。其將「鑄魂」轉為鑄魂學社、鑄魂書局、黃魂重鑄等等，都是歷歷可數的表現。他更可惜女俠早逝，因為二人曾約定要合寫一本《復性主義》的書！¹⁴³

大俠魂的革命情愛及其中的女性位置，引人關注。女俠逝世十周年，安若定寫下長篇文言祭文，陰陽相隔，向唯一知己再敘衷腸：「年年節節憶秦森，百感悲懷深更深！重鑄黃魂虛宿願，半生赤膽報知音」。¹⁴⁴通篇的革命哀辭，有其動人之處。文章末段更洩露出，原來當初女俠對二人早有崇高希冀——「嘗以東方羅蘭自許，而稱余為中國之瑪志尼」。¹⁴⁵他又感到多年奔波於世，磨難不絕，身心俱毀，憂世憂生，而終不灰心，並望與女俠重聚共老：

余哀泣之餘，尚得永年，誠願殉身於革命，萬辛苦戰餘生，及身告成工作之一段，必將效韓蕡王之騎驢湖上，或如范大夫之泛舟五湖，告別同伴，談笑歸去，謹以鮮花清酒，報慰知己，

¹⁴² 王珂輯注：《秦森源遺集》（香港：天馬圖書，2004年）。女俠生平見秦志豪：《錫山秦氏人物資料輯要》（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1年）。最近研究有羅時進：〈近代江南奇女子秦森源的「鑄魂」詩〉，《文藝研究》2021年第4期，頁57-68；馬國雲：〈文字收功革命潮——錫山秦森源的詩文創作〉，《常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頁79-87。

¹⁴³ 安劍平：〈本體論〉，《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下篇，頁24。

¹⁴⁴ 劍平：〈秦森十週祭〉，《大俠魂》第4卷第23-24期（1935年），頁19。

¹⁴⁵ 劍平：〈秦森十週祭〉，頁20。

結廬君墓，長伴英靈，與青山綠水，共不老矣。¹⁴⁶

最後，他錄出1925年女俠夜吟所贈的一首長歌，宣誓「將以為終身服膺之莊嚴聖經也」！其開篇即為「天蒼蒼！野茫茫！上窮碧落，下極黃泉，覓得黃魂還君手，重振漢家舊堯天」，¹⁴⁷接著是一番壯懷激烈的俠情抒發，最後涉及二人關係，女俠乃以重鑄黃魂相期，莫負了荊軻、高漸離一般的知己之生死至情：

月明燕市荊卿歌，漸離擊筑鳴相和。豈徒杯酒微歡笑，救得燕家貼危多。軻死漸離亡入秦，者番生死是至情！知己精神斯萬古，殊鄙橋下作尾生。吾為君歌止於此，問君意氣竟何似？願君莫負至情者，鑄得黃魂睡獅起。¹⁴⁸

可見，大俠魂在主義上誠然是民族革命、世界大同的宏大磅礴，卻總不忘銘刻兒女私情。鑄魂女俠與他志同道合，是他的革命情動力，女俠更不失主體性，扮演主動相期的角色。換言之，主義時代的大俠魂，依然承襲了清末革命的兒女英雄傳統，凸顯情愛元素與女性位置。大俠魂之真情，遂將清末革命的任俠知己之情，與五四衝破禮教世俗的精神戀愛相融，顯出混雜「情」態。¹⁴⁹

¹⁴⁶ 劍平：〈秦森十週祭〉，頁20。

¹⁴⁷ 劍平：〈秦森十週祭〉，頁20。

¹⁴⁸ 劍平：〈秦森十週祭〉，頁20。

¹⁴⁹ 這裡補充兩點。第一，革命英雄的兒女情長，影響著大俠魂的「製作」與呈現方式。安若定為其著作插入大量圖像，其中徽章性的幾幅，情愛元素突出，總是出現「心」形背景前的大俠魂射箭少年（圖6-1與6-2所示的正反面），也有玫瑰叢中劍心並簇的形象（圖6-3），混合了傳統的劍氣簫心與新潮的浪漫情愛。第二，大俠魂對女性主體的召喚，不是個別現象。除了紀念鑄魂女俠、刊出楊沒累的詩作〈威權〉，鑄魂文學叢書還有一部馬星閣編著：《三姊妹》獨幕歌劇（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值得一提。三姊妹，正是大俠魂三大主義：16歲的以立（即真情）、18歲的以行（即熱腸）、20歲的以至（即無畏）。書中其他人物悉數來自大俠魂概念家族：約23歲、名叫「新人」的女俠一位，名叫「怒觀」的大貓兒一個，「美觀」的大鸚鵡一隻，還有約80歲、名叫「人格鬥爭」的老翁一枚——「古之大俠魂」的信徒。其場景，則在「易水之上昔荊軻刺秦皇，燕太子



圖6-1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封面



圖6-2 「真理之神」，《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
下篇，頁50-51間，單節頁碼



圖6-3 《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1928），卷頭辭之二

七、真情之俠的悖反：

大俠魂的新人論與極權傾向

最後，讓我們再把視線拉回大俠魂所處的時代，討論它在巔峰時刻的自我悖反。學者曾指出，1930年代的中國政治、文學、藝術，出現法西斯的妄想與衝動。¹⁵⁰而大俠魂，一樣帶有「極權」性格，集中體現在其同組織與新人論述上。它一邊呼喊「起來，真情的同伴

丹率眾臣白衣冠送荊軻之舊址」。三姊妹各懷真情子、熱腸幹、無畏果，尋候要從此而過的三位世間英賢：「擇善」、「自得」、「任重」三先生，卻巧遇花木蘭後裔「女俠」，遂生出對話，內容則關乎抗日救亡，又混入大俠魂學說精義。

¹⁵⁰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2004年）；劉紀蕙：〈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從幾個文本徵狀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6期（2000年3月），頁95-149。

起來」，¹⁵¹一邊動員「打倒個人主義，實現集團生活。打倒自由主義，實現紀律生活。」¹⁵²何以活潑潑的宇宙真情生命，居然反對個人與自由，要求集團和紀律？這對革命的真情之俠，意味著什麼？

安若定將大俠魂納入鑄造新人的大話題，推出《新人論》（1935），這說明大俠魂論述雖有諸多影響源，但也有自身脈絡與意圖，安氏不乏論述的主體性與個性。「新人」命題，可謂貫穿現代中國思想史，但以此為題寫出專著的，屈指可數。從安氏先出版《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又以《新人論》為其續作，則可見其為呼應蔣介石，特別是其新生活運動，斷無可疑。¹⁵³而其言說面貌，依然是強大的、普遍真理式的。大俠魂的新人是「時代的、革命的、進化的、科學的人生」。¹⁵⁴他還以一種佛門口氣說：

大俠魂云：「一切眾生，皆有平性。」平性即是俠性。又云：「一念真實，便是一個大俠魂者。」故在新人運動下，人人均可做新人。人人均有成俠的希望。¹⁵⁵

又如他書中所示的兒童節讚詞，「今日一個一個小生命，他年一個一個大俠魂」。¹⁵⁶這誠可謂，既前承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又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中共的共青團、少先隊，左右呼應。¹⁵⁷現代中國的革命之道，無不要重點運用在青少年這一國族未來的主體塑造上，良有以也。

¹⁵¹ 殷震夏：《大俠魂為三民主義之動力》，附錄之〈起來歌〉，頁35。

¹⁵² 何應欽：〈尚武精神與民族生存〉，《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頁2，單節頁碼，附圖。

¹⁵³ 《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書中附錄，即收錄蔣中正講演〈新生活意義和目的〉。

¹⁵⁴ 《大俠魂主義問答》書底刊登的《新人論》廣告詞。

¹⁵⁵ 安若定：《新人論》，頁41-42。

¹⁵⁶ 安若定：《新人論》，頁34。

¹⁵⁷ 《大俠魂》周刊即有兒童園地欄目，其中一篇文章對大俠魂兒童提出近20條性質描述。邢子毅：〈怎樣是一個大俠魂兒童〉，《大俠魂》第6卷第1期（1937年），頁18。

而此大俠魂的新人，恰恰帶有極權主體的鬼影。其書主體，集中在同伴組織的運行規則。全書連緒論、結論共十三章，與其他大俠魂著作相比，真正新出的內容，則是第五章談新人運動、第七、八兩章談首領、第九、十兩章談紀律，第十一章談新人生活。有趣的是，他的序言直接將俠、儒對立起來。這再次證明，所謂的大俠魂哲學，儘管行文中對儒家經典多有引用，但其新人理想，絕非儒生。相比於清末人物在儒俠之間行權式的褒貶，安若定卻明確提出獨立的俠者之學，以與儒者之學分庭抗禮：

天地閉，俠士隱，大道絕，六合蒼茫，四海混沌，嗚呼，此何時耶？！夫「大俠」余不敢，「同伴」余所求，而「新人」（new-person）則可為吾輩理想中之人生也。昔仲尼設教，一曰聖，二曰賢，三曰士，然不敢以聖自居者，非謙辭也；堯舜猶病，寡過而未能也。大俠魂者，為求「大俠」而作也。「大俠」者，大公無我，真實不虛，可以驚天地涕鬼神，隻手擎天，一念真實，而平其所不平，愛其所當愛者也。然不敢自承者，非自怯也；羽毛不豐，有志而未逮也。儒家之學，由上而賢，由賢而聖，皆以個人為單位；而俠者之學，由同伴而新人，由新人而大俠，則純以集團為立場。故儒家主張，可以兼善，可以獨善，而均不失為聖賢；惟俠者則反是，無獨善之新人，更無獨善之大俠，亦無獨善之同伴也。同伴者，以文武合一為一體，以知行合一為一體，必以修心立命匡人救世八字為整個一體不可分拆之人生也。故曰同曰伴，其意義可深長思矣！今日國際風雲，瞬息萬變，而神州禹甸，陸沉無日，安得「大俠」者出，領袖群倫，轉坤旋乾，重整河山，而以造福於民族國家自任，更進而為解放世界人類者乎？余將為之執鞭以從，雖摩頂放踵，而弗辭矣！¹⁵⁸

¹⁵⁸ 安若定：〈自序〉，《新人論》，頁33-34。

且不論儒家是否以個人為單位，但作為新人的大俠，為了「修心立命匡人救世」，卻一定是「純以集團為立場」，反對獨善。大俠魂的同伴組織，既有摩頂放踵的墨家氣質，又暴露出中國傳統上一直存在的儒家小共同體、法家大共同體的矛盾，¹⁵⁹並明顯傾向後者，卻又弔詭地保留儒家大同情結，將之演繹為世界、人類之格局。這樣的「新人」俠論意味著，近世中國俠者，從晚清儒俠，經過主義時代的洗禮、蘇式革命政黨的影響，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找到了自身「革命」的理論與組織。千百年來的獨行俠客，如今儼然成一俠黨，俠的現代性於此發展出最新標記。但是，革命俠黨一旦建立、有效運轉，便會引發俠的概念內爆，俠者面臨喪失初心與能動性的危險——除非再在組織內部，掀起自我革命，就像毛澤東發動文革、召喚紅衛兵時所造成的那種巨大幻覺。此處如此推測，依據的正是安若定本人的新人論述。

在《新人論》提要中，安氏再次表明，新人運動是大俠魂者的最大使命、中心工作，此書即要為其同伴解說實現之途徑。他強調，在信仰原則上「反對離心運動的個人主義而主張同心運動的全體主義」，「反對榮宗耀祖與問舍求田的家族主義而主張捨私奉公的民族主義——人類平等的民族主義——與廢除私產的社會主義」，「反對消極厭世及迷信主義而主張積極奮鬥及理性主義」。¹⁶⁰在生活方式上，則「反對浪漫主義而主張規律主義」，「反對玩世主義而主張責任主義」，「反對享樂主義而主張苦幹主義」。他還進一步說，新人運動的原則是民主的，「故一切設施，應以全體之利益為最高利益」；但其方法又則是獨裁的，「故一切工作，應以首領之命令為無上命令。」¹⁶¹

¹⁵⁹ 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5期，頁14-23；〈「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下）〉，《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4期，頁116-123。

¹⁶⁰ 安若定：〈提要〉，《新人論》，頁1。

¹⁶¹ 安若定：〈提要〉，頁2。

安氏還提出，每一個大俠魂「應當奉為金科玉律的的座右銘」——「化無數『同伴』成為一個堅固的『大動力』！凝結無數『散力』成為一種雄厚的『大力量』。」¹⁶²他認為，靜態組織必有重心，動態組織必有主力，這就是首領的位置。人是社會的動物，而社會是「有機體的組織」，從家族部落到政府國家的一切組織，其發生力量的「主力所在的『原動力』」，就是首領。¹⁶³他還也別區分首領與一般政黨領袖的差別。後者可有一批、且變動，首領則定於一尊，是「領導之領導」、「權威之權威」。¹⁶⁴換言之，大俠魂新人組織的首領，乃是魂中之魂，獨裁程度更超越了一般的黨魁。¹⁶⁵

總之，俠者不再獨來獨往，而是遵守集團生活、服從首領權威的「同伴」。這樣的理論馴服，與蔣介石力推全黨服從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雖然規模與實踐程度不可同日而語，革命之獨裁精神卻高度一致。提要最後更直接說，「本書新人理論雖自成一個體系，然與今日時代產生的新生活運動有著異曲同工之趣，足收互相推動相得益彰之效」。¹⁶⁶這進一步證明，安若定對於國民黨的官方論述，可謂亦步亦趨，積極以大俠魂主動配合。此外，在其主編的《大俠魂》上，不斷出現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介紹。¹⁶⁷

¹⁶² 安若定：《新人論》，頁53。

¹⁶³ 安若定：《新人論》，頁54。

¹⁶⁴ 安若定：《新人論》，頁55-56。

¹⁶⁵ 於此節，安若定還引用了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名著《烏合之眾》中的群眾心理學，以為張本，他稱之為「法儒之善言群者魯滂」。這或是其受朱謙之影響的另一線索。朱謙之《革命哲學》專有一章講革命與群眾運動，也引用了《烏合之眾》。

¹⁶⁶ 安若定：〈提要〉，《新人論》，頁6。

¹⁶⁷ 比如1932年第1卷第26期登出斐爾惠尼原著，則鳴節譯：〈關於德國國家社會黨領袖希特拉底一個小小介紹〉，頁6-7；1933年第2卷第2期登出徐霖：〈希特勒小傳歐戰後德意志的復興者〉，頁5-7；第2卷第10期登出徐霖：〈莫索里尼小傳：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知行合一文武合一的實行者〉，頁6-8；1934年第3卷第10期登出楊宙康：〈研究民主潮流中之法西斯主義〉，頁2-3；同期登出A.：〈雄視一世之希忒拉〉，頁2-3；第3

於此，大俠魂的主體性裂痕，已無可諱言。它既與其活潑潑的「真情之流」的新傳統相悖，也和激於血性的老傳統相悖。如果說，自我標榜為大本大源的大俠魂主義學說，是俠論在後五四時代的迴光返照、天鵝輓歌，那麼，到及其新人論述，則已撫及了時代的死亡之吻。

八、結語

革命、崇俠、唯情這三個概念，於晚清湧現而密切相連，與時進化、俱分進化。誕生於五四前後「主義時代」的大俠魂，凝聚、體現了此種現象。然對此獨特的跨域概念與實踐，學界研究尚少，就之展開剖析，有多重價值。

大俠魂是清末以來僅見的體系化的俠論。俠傳統源遠流長，從未見有人將之提升到「道」的高度，清末俠風激盪，無人為其創立學說。「主義時代」的背景下，俠魂與時進化：哲學化、革命化、主義化、組織化。但首先是其哲學化，而這又與情論的發展，齊頭並進。

「俠」自身的非理性基因，於此顯出極大便利。清末的革命之俠，可謂元氣淋漓的赤子形態，張揚血性，尚在傳統檻內。到了大俠魂，它則將「平不平、愛當愛」的俠氣口號，提升為「唯平哲學」，將「平性動而愛力生」演繹為宇宙本體。本文已詳細論證，此一轉化，有著柏格森創化論流行的背景，朱謙之的革命哲學、唯情論，更有範式性影響。¹⁶⁸如此構建的大俠魂，展示出趨時的「主義」相，推行覆蓋個體、民族、世界的「文化運動」，更發出「宇宙革命」的狂呼。從五四反啟蒙思潮內在的跨文化視角看，大俠魂實為其延綿之餘波。安若

卷第11期又登出Frank Fox著，徐詠平譯：〈墨索里尼印象記〉，頁2-6。隨著抗戰與二戰形勢變化，到了1938年，則出現批評聲音，如當年第7卷第56期登出石語：〈以最後一點血來答覆近視眼的希特勒〉，頁18。

¹⁶⁸此前有學者認為，到1930年代，朱謙之唯情的革命學說已被遺忘。大俠魂對其的吸收轉化，則提供了一個菁英視野之外的存在。肖鐵：〈非理性之魅惑：朱謙之的群眾觀〉，《新美術》2014年第2期，頁35。

定將創化論、唯情論、革命哲學與民間邊緣的俠論結合，以成一家之言，同時也劇烈改變了俠的樣貌。俠的邊緣屬性，則為大俠魂此後的埋沒不聞，埋下了某種根由。

安若定的「大俠魂起信論」，及其與郭沫若、鄭伯奇等人的心靈共振，則揭示出一條五四青年的「真情革命」之路。過往談及五四青年鬧革命，津津樂道的是革命加戀愛，革命是共產主義，戀愛是男女激情。晚近也有從抒情現代性出發，捏合抒情與革命，但亦主要從文學、文論入手，聚焦知名文士。¹⁶⁹安若定的例子，呈現「真情+革命」的樣態，其情與革命的含義固然不同，卻不乏改造社會、構建新入以及世界大同的烏托邦面向，並始終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宇宙革命尤顯激進。創造社（特別是郭沫若）、朱謙之，甚至瞿秋白等，¹⁷⁰共屬於此一大的型態，或更是始作俑者。五四思潮中理性與非理性的角逐，其各自的光譜與勢力，有待進一步勘定。

同時，大俠魂雖折射出俠、情、革命的進化景觀，但並非與歷史全然斷裂，而是有其連續與混融之處。除了國魂關切一如既往、認識論的唯情論在晚清已有預兆，安若定也延續著清末革命的俠情傳統，並鏈接五四「戀愛」風尚。其黃魂重鑄之志，與「鑄魂女俠」密不可分。女俠革命精神不遑多讓，安氏將其奉為先烈，處處銘刻，深情哀悼，以不負東方羅蘭、中國瑪志尼的革命伴侶想像。而大俠魂宇宙真情的體悟，也有私人戀愛史的體認。大俠魂之真情，遂將清末革命的任俠知己之情，與五四衝破世俗的精神戀愛相融。此種混雜「情」態，為此前研究中所少見，值得進一步探究，其女性崇拜，也同樣引人注目。

¹⁶⁹ 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

¹⁷⁰ 瞿秋白走向共產革命，也有著佛教人間化的願心。他早期同樣是虛無主義者，同樣吸收柏格森。見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二部分「生命衝動、革命政治與菩薩行」，頁79-125，特別是頁89-101。

尤為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大俠魂激進的革命哲學及其新人論述中的極權跡象。安氏通過宇宙真理的獨斷論述，創造出大俠魂、小鬼魂的勢不兩立，宛如「宇宙階級鬥爭」；認為文明點沒有價值，是宇宙進化的障礙，需要毫不顧惜地破壞又破壞，正是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所論極權主義的運動狂熱（motion-mania）。他又公然鼓吹「大俠」的集團本位，絕對服從組織和首領，塑造革命同伴組織的一元性格。大俠魂，既本於宇宙間活潑潑的真情之流，但付諸人間組織，卻是極權機器（totalitarian machine），而非有機團體（organic group），首先就要取消內部的「個人」和「自由」。真情之俠，自我悖反，面臨理論與實踐的悖論。大俠魂的極權傾向象徵著，晚清以來俠論的現代性，在「主義時代」急劇膨脹，也自我閹割思想活力與異質性，在同國民黨亦步亦趨、朝野配合的過程中，淪為革命政黨政治的二重身、多餘物。¹⁷¹

耐人尋味的是，在革命的「主義時代」，藉著情感衝力自我解放的五四青年，旋即拋棄了剛發現的個人，轉向集體性格的階級論述。¹⁷²真情以立的大俠魂，也竟成為極權新人的理論家。為何情——無論天理（大俠魂）抑或人慾（五四個性），都與極權相遇相合？除了時勢，思想本身也有待反顧審思。¹⁷³

¹⁷¹ 抗戰時，安氏的大俠魂文化運動，卻並不受國民黨重視。需要聲明的是，抗戰勝利後，他將鑄魂學社改組為中國少年勞動黨，呼籲國共和談，建設民主憲政，也難與兩大黨相契，影響微乎其微。見收入《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中的中國少年勞動黨警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和平通電、以及政綱說明等篇章，頁96-134。

¹⁷² 楊儒賓：〈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97-222。

¹⁷³ 這方面的大家，或應首推新儒家重鎮牟宗三（1909-1995）。牟氏批判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的非理性大潮、量的精神（其極端即為物的精神），既批評知識分子左傾，也不滿強調「生命或力」的生命哲學，以為講的最好的柏格森「不入大流」，難堪崩解時代所需道德理想主義之大任，指此種「宇宙論的思路」，最容易吸引「淺薄思維者」，還拈出五四青年「衝破的浪漫性」之危險等。牟宗三更有親歷者的時代感受，一度最受吳稚暉「漆黑一團的人生觀」影響，也受革命年代浪漫風氣感染，令其中年反

思更富參照。而在儒家義理疏通、華族文化復興方面，他追求「道德的心」，同時定下「尊理性」和「尊個人」兩大律令，構成五四啟蒙價值的反思與深化。其相關論述極多，主要參考《五十自述》、《道德的理想主義》、《時代與感受》、《時代與感受續編》。

徵引書目

- 〈中國孤星社改組後的一個宣言〉，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1-14。
- 〈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數年來社務概況並請求備案及撥發基金呈〉，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47-56。
- 〈鑄魂學社緣起〉，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4-16。
- 〈鑄魂學社宣言〉，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7-21。
- 〈鑄魂學社總章〉，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21-29。
- 〈鑄魂學社章程〉，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23-29。
- 天俠（安劍平）：〈中華民族與大俠魂精神〉，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1-3。
- 石語：〈以最後一點血來答覆近視眼的希特勒〉，《大俠魂》第7卷第56期，1938年，頁18。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 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2017年。

- 方 用：〈試論朱謙之《周易哲學》中的情〉，《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頁77-82。
- 王珂輯注：《秦森源遺集》，香港：天馬圖書，2004年。
- 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上海：鑄魂學社，1928年。
-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南京：鑄魂學社，1932年。
- 安若定：《大俠魂人生態度》，南京：鑄魂學社，1933年。
- 安若定：《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
- 安若定：《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
- 安若定：《新人論》，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
- 安若定：《大俠魂主義問答》，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再版。
- 安若定：〈大俠魂起信論（上篇）我之再生〉，《大俠魂》第5卷第56期，1936年，頁1-6。
- 安若定：〈大俠魂起信論（下篇）人生之解決〉，《大俠魂》第5卷第78期，1936年，頁1-8。
- 安若定：《大俠魂受劫記》，南京：鑄魂書局，1937年。
- 安若定：〈殷逆汝耕賣國求榮後之最大教訓 鑄魂運動之兩方面〉，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29-33。
- 任 公（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清議報》第33冊「飲冰室自由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頁2-3。
- 朱謙之：《革命哲學》，上海：泰東書局，1921年。
- 朱謙之：〈宇宙生命：真情之流〉，《民鐸》第4卷第3期，1923年，頁1-16。
- 朱謙之、楊沒累：〈虛無主義者的再生〉，《民鐸》第4卷第4期，1923年，頁1-17（單節頁碼）。
- 朱謙之、楊沒累：《荷心》，上海：新中國叢書社，1924年。
- 朱謙之：〈熱情戰勝一切〉，《大俠魂》第1卷第8期，1932年，頁4-5。

- 朱謙之：〈朱謙之來信〉，收於安若定：《大俠魂與大和魂之優劣》，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頁10。
- 汪佩珩：〈大俠魂概論 吾將抱吾主義而往矣！〉，《大俠魂》第5卷第11-12期，1936年，頁1-6。
- 向陽：《寫意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2》，臺北：九歌，2018年。
- 邢子毅：〈怎樣是一個大俠魂兒童〉，《大俠魂》第6卷第1期，1937年，頁18。
- 邢冠華：《安若定「大俠魂主義」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 李山樵：〈大俠魂文化運動負有改造中國國家社會使命〉，《大俠魂》第2卷第2期，1933年，頁8-9。
- 李海燕：《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李斌瑛：《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武士道的認識》，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 壯遊：〈國民新靈魂〉，《江蘇》1903年第5期，頁1-9。
- 肖鐵：〈非理性之魅惑：朱謙之的群眾觀〉，《新美術》2014年第2期，頁15-36。
- 吳展良：〈晚清的「生元思想」及其非啟蒙傾向——以康有為與譚嗣同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58期，2016年12月，頁105-155。
- 呂存凱：〈遊俠之風與晚清道德重建——以譚嗣同、章太炎為中心〉，《現代哲學》2018年第3期，頁46-154。
- 何應欽：〈尚武精神與民族生存〉，《文武合一與知行合一》，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頁2。
- 范鐵權：〈抗戰時期的中國鑄魂學社與「大俠魂」精神之塑造〉，《理論學刊》2019年第2期，頁152-159。

- 周葉中：〈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址：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805/c40531-32182089.html>，
檢索日期：2022年8月31日。
- 飛生：〈國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頁7-11。
- 胡可濤：〈復興中華 重鑄黃魂——安若定的「大俠魂主義」述略〉，
《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42-49。
- 郭沫若：〈宇宙革命底狂歌〉，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4
（單節頁碼）。
- 袁家驊：〈序〉，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9（單節頁碼）。
- 殷震夏：《大俠魂為三民主義之動力》，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
- 徐霖：〈希特勒小傳歐戰後德意志的復興者〉，《大俠魂》第2卷
第2期，1933年，頁5-7。
- 徐霖：〈莫索里尼小傳：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知行合一文
武合一的實行者〉，《大俠魂》第2卷第10期，1933年，頁6-8。
- 徐霖：《一個大俠魂的教育家》，南京：鑄魂書局，1934年。
- 徐霖：〈大俠魂精神是人類進化的動力〉，《大俠魂》第7卷第56
期，1938年，頁1。
- 馬星閣編著：《三姊妹》，南京：鑄魂書局，1935年。
- 馬國雲：〈文字收功革命潮——錫山秦森源的詩文創作〉，《常州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頁79-87。
- 陳平原：〈論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收於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俠
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27-268。
- 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社會學研
究》1998年第5期，頁14-23。
- 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下）〉，《社會學研
究》1999年第4期，頁116-123。
- 陳建華著，張暉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
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231-260。

- 耿傳明：〈東西「情聖」的合流與唯情論的烏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說與「浪漫愛」的興起〉，《學術交流》2011年第4期，頁160-165。
- 秦志豪：《錫山秦氏人物資料輯要》，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1年。
- 桑兵：〈《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學術月刊》2020年第5期，頁163-184。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崔文東：《晚清英雄傳記譯介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 崔文東：〈從崇儒到尚俠——論晚清士人對明治漢文史傳中志士形象的接受與轉化〉，《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2020年12月，頁217-255。
- 張志強：〈生死·道德·革命——晚清「志士」理想中的個體、社會與道德〉，《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頁18-27。
- 張春田：〈抒情傳統與現代情感政治——南社文學文化重探〉，《清華學報》第43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673-709。
- 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 斐爾惠尼著，則鳴節譯：〈關於德國國家社會黨領袖希特拉底一個小小介紹〉，《大俠魂》第1卷第26期，1932年，頁6-7。
- 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臺北：聯經，2019年。
- 楊宙康：〈研究民主潮流中之法西斯主義〉，《大俠魂》第3卷第10期，1934年，頁2-3。
- 楊瑞松：〈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年9月，頁

87-106。

楊儒賓：〈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97-222。

楊儒賓：〈時間開始了——1949年的兩場歷史巨變〉，《文化研究》第33期，2021年10月，頁26-79。

鄭伯奇：〈宇宙底革命〉，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3（單節頁碼）。

鄭振鐸：〈微光〉，收於朱謙之：《革命哲學》，頁1-4（單節頁碼）。

熊秉真編：《情欲明清：遂欲篇》，臺北：麥田，2004年。

熊秉真編：《情欲明清：達情篇》，臺北：麥田，2004年。

魯迅：《吶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劉紀蕙：〈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從幾個文本徵狀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6期，2000年3月，頁95-149。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2004年。

劉劍梅：《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劍平（安劍平）：〈秦森十週祭〉，《大俠魂》第4卷第23-24期，1935年，頁19。

劍平（安劍平）：〈劍平：亞細亞革命與世界改造〉，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頁3-8。

潘少瑜：〈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45期，2014年6月，頁269-322。

羅家倫：〈俠出於偉大的同情，俠氣就是革命的精神〉，《新民族》第3卷第2期，1938年，頁1-3。

- 羅時進：〈近代江南奇女子秦森源的「鑄魂」詩〉，《文藝研究》2021年第4期，頁57-68。
- 鑄魂（秦森源）：〈歸黃魂——鑄魂遺作〉，收於安劍平：《心理建設的大俠魂主義·大俠魂的文學》，上海：鑄魂學社，1928年，頁31。
- 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
- A.：〈雄視一世之希忒拉〉，《大俠魂》第3卷第10期，1934年，頁2-3。
- Frank Fox著，徐詠平譯：〈墨索里尼印象記〉，《大俠魂》第3卷第11期，1934年，頁2-6。